

十一

华优志回到家里，把袁荣老师在路上讲的事详细地告诉了秀英。

秀英担心地说：“袁老师对俊龙的估计可能过高了。老师当着我们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如果当着俊龙也这样讲，那可把孩子害了，小孩子懂什么，三句好话就把他宠得昏头昏脑，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概袁老师现在还不会向俊龙说什么，当老师的，还会想不到这一层吗？”

“小孩子记得快，忘得也快，可能过几天就一团黑了。俊龙从进学校到现在快半个月了，今天或明天晚上你有空，要俊龙把读过的书从头到尾背诵一遍，看他能不能背得出来，然后抽几个难写的句子要他默写，不就可以看出俊龙的底子了吗？”

罗秀英当然希望俊龙能够像袁老师讲得那样聪明，可又担心袁老师言过其实，甚至当面褒奖叫他骄傲起来，岂不把孩子坑了。不过她自己的孩子，她还能不知道？俊龙从小就乖巧伶俐，鬼点子也多，但是到底会不会读书，她还是心中无数。所以她建议丈夫考一考儿子，看他到底程度是什么样。她希望儿子当着自己的面，能顺利通过家里突如其来的考试。

华优志说：“你这个意见不错，明天我要去赶集，回来可能很晚，人也累了，不如就今晚试一试吧。”

“恐怕不行。”罗秀英不赞同地说。

“今晚和明晚是一样的。不过是看他是不是一边读一边忘，读了前头忘后头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俊龙今天不一定带书回家。你不看书，怎么知道他讲错了或漏背了呢？”罗秀英说出不赞成今天叫俊龙试背的理由。

“这没有关系，《三字经》还不容易找？在我们村子，找三本也不在话下。”华优志很有把握地说。

这天晚上吃过夜饭后，崇龙想叫俊龙一道去玩。

华优志对崇龙说：“你哥哥今晚有点事，不能去，你最好也在家里。”

罗秀英点起了桐油灯，然后把餐桌抹干净，去房里拿来了《三字经》，把它交给优志。

“俊龙，你读《三字经》读到什么地方了？”爸爸打开书后，轻轻地问。

“今天早上点到‘逞干戈，尚游说’。”俊龙不假思索地说。

“你前面都背得出吗？”罗秀英关切地问。

“我想是背得出的，我天天都在读呢。”

“你当着我们的面背背看。要先看一下书吗？”

“不用看了。”

“好嘞，你试试看。”罗秀英微笑着说。

华俊龙定了定神，眨眨眼睛，靠着裱了纸的墙壁，就一句一句地背诵起来，语调轻松，吐字清楚，抑扬顿挫都基本合乎要求。他一口气就把十多天读过的书背完了。

罗秀英听了很高兴，当俊龙停下来后，大大松了口气，笑着说：“你是不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会背，写不出字呢？”

“妈，你也不相信我。”俊龙笑着说，“你问吧，我会背的，一定会写。老师规定我们要会默写呀！”

“会写就行了，不用再默写了。有些笔画多的字你要特别记住，像‘嬴秦氏’的‘嬴’字，‘麦黍稷’的‘稷’字，就很复杂，你不去分析它的结构，就很难写出来。从今天的检查情况来看，你背得很流利，看来你记忆力不差，今后要继续努

力，勤学好问，我们就不会白丢钱了。”优志内心很高兴，为了不使俊龙骄傲，表面上装得非常平静，语调故意压低。

崇龙看到哥哥背书很轻松，爸爸也很高兴，始终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俊龙。听爸爸说不再盘问写字了，就问俊龙：“哥，在学校里你也是这样背吗？”

“不，不一样，在学校里是要在孔夫子牌位前站着背的，不许坐着背。只是背前天点过的书，这样从头到尾的，只有初一、十五才背。默写是天天搞的，老师并不管你，他只是从你读过的书中把一个个难认的字写在一张纸上，用教鞭指着，要你读出来。”

“原来读书这么简单，我们祖母还说读书好难呐！”崇龙微笑着说，“这些大人总是拿这个来吓唬我们小孩子。”

罗秀英笑着说：“你不要乱讲，读书真的不容易。我们村里有一个人读了三年，一本《三字经》还背不全，许多字一离开书本就不认得了。过两年你也去读书，就会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优志把桌子移开，将书放好，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询问俊龙：“袁荣老师今天在横山下前面的大路口告诉我你每天读几遍书后就东歪西斜地伏在书桌上玩，有时干脆睡觉，到底是怎么回事？”

俊龙笑着说：“你们今天叫我背书，原来是袁老师告了状，讲了我的坏话。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又是刚读《三字经》，大同学都不同我讲话，我也不好意思到他们那里去玩，老师也不准我们走位。老师要我们把每天的书背诵、默写出来，只要能背能写就行了，我背好了，默写完，就很困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天坐到晚，很难呐。”俊龙诉苦似的说。

罗秀英教训似的说：“会背了，会写了，还要把大字、小字写好点，多练练字嘛。”

“多练字？你每天规定我就用四页纸，写中字只能写十六个，写小字也只有两

版。上午写完了，下午就没有了。多练字，在手掌上练吗？”俊龙满腹委屈地说。

优志看到儿子有些激动，就解释说：“要把字练好，当然会多用些纸，关键在于认真分析字的结构，学会运笔，才能把字写好。你妈给你四页小纸是少了一点，因为家里很穷，纸又贵得不得了，只好规定你每天用四页纸，上午写一篇大字，一篇小字，下午也是一篇大字，一篇小字。你如果认真练了，也就行了。”

“练了大小字后，我要默写就没有纸了，我只能空坐着了。老师还说我偷懒，实际上是我们家里太穷买不起纸，你说是不是？”俊龙望着妈妈可怜巴巴地说。

“我看你每天给他五页纸好了，四页练大小字，一页用来默写。”优志同罗秀英商量。

“总的来说，俊龙在学校表现还可以，实际上你们袁老师是很满意的，不过你不能骄傲，要虚心，把学会的东西融会贯通，体会每个字的意义和每句话的道理。将来写诗、写对、写信、写文章才会有话可说，有理可讲。”优志最后总结似的说。

罗秀英问优志说：“袁老师那里每个月给多少米？”

“原本合计每个学生供应一个月的米，每个月四十斤大米，一块银元作油盐钱，小菜就主要由横山下的学生供应，我们外村的也可以随时送些去。后来大家估计上半年有些家里要供四十斤米有困难，就决定每个学生上半年供应二十斤，下半年也是二十斤，油盐钱也分两次交，统一由华存松收，到时候他会来招呼的。”优志向她详细地做解释。

“学费又几时交呢？”

“袁老师一年的学钱是二十担谷子。”

“怎么是论谷子呢？”罗秀英不解地问。

“这你还不懂？现在这个世道，物价起伏不定，纸币天天贬价，现在讲谷物还比较实在点。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要挑谷子给老师，而是说交学钱时，按当时的谷

价拆成现金给老师。”优志解释道。

“我们要不要请老师和存松他们吃餐饭？”罗秀英问。

“要的。看哪一天约个时间吧。”优志肯定地说。

“我看要请老师吃饭的话，就早一点。趁过年的炸肉还有点，那只公鸡过年都不敢杀，一直养着，它不给生蛋，只会吃粮食，也不长了，养着合不来，留着的鸡蛋也容易坏，再则土里的菠菜也快上苔了，过年留下的两个冬笋也怕干坏，再过些时候菜园里的红菜薹也老了，那时请人家来吃，一样东西都拿不出来也不好呀，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过闹子后，那就是二月初四了。”罗秀英为了请老师吃餐饭，已经准备了很久，她希望赶快了结这件事，多次向丈夫提起，今天进一步说明了必须赶快请客的理由。

优志想了想，觉得妻子的意见很对，说：“那就二月初四上午吧，初四那天是忌日，反正也下不了地，请客吃饭最好。初三土地闹子还要买点什么东西？”

“我看就两斤到三斤新鲜猪肉，再买点油炸豆腐就行了。”

“不买条鱼，买点芹菜吗？”优志关切地问。

“现在的鱼贵得很，我们家还有点干鱼，没有鲜鱼，用干鱼代替算了。芹菜那是富家菜，立春后就不香了，我们菜园里还有葱和大蒜，就不用买了。这餐饭总共花一块多银元就行了，现在这个世道那么艰难，一个铜钱都难来，请客可不容易。人家都请老师吃饭，我们不请又不行，请的话也不能太小气，真难呐。”罗秀英说。

“我们能拿出几样像样点的菜呢？”优志叹了口气，“只怨我们太穷了，为请老师吃餐饭，弄得那样为难。”

罗秀英见丈夫叹气，于是安慰说：“这个世道那样艰难，穷也不是我们一家，大家都穷嘛。前方在打仗，后方那些当乡长、保长的人又趁火打劫，大发横财，我们老百姓，谁还能过得好呀！”

罗秀英安慰完丈夫之后，又对俊龙三兄弟说：“你们三兄弟也要懂事一点，请客吃饭的时候你们三个人不能坐正席，吃菜要斯文一点，不要好一点的菜三兄弟抢着吃，客人都不敢动筷子了。不要装饿相，等客人走后，好菜好饭还不是给你们吃？你们还小，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难处，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国家很乱，年成不好，全家五六口人省衣节食才能度日，稍微大手大脚一点就缺钱少粮，加上俊龙今年开始读书，你们二伯又去当兵，你二伯母那边多少要支援一点，所以是很困难的。你们虽然年纪小，帮不了我们的忙，但总是要替我们想一想才好。”

房子里静静的，桐油灯在偶尔从门缝里吹进的晚风中摇摆，炉灶里的煤炭泛着淡红的光，映着俊龙三兄弟的三张小脸，门外不时传来狗的叫声，更显出这个偏远山村的冷落凄凉。

十二

中国农村是有很多忌讳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哪里得来的经验，立春那天不能下地，立春后的逢“戊”日也不能下地。农历二月初一是“忌鸟日”，家家户户要在菜园里用竹枝穿上糍粑供鸟吃。二月初四是立春后的第三“戊”日，农民只能上山砍柴，千万不能下土播种，因为下土播种就会“误掉”今年的阳春。于是优志就利用这一天请袁荣老师和华存松来家里吃中饭，算是尽“主人之道”。

罗秀英前一天傍晚就把葱、蒜、菠菜和红菜薹摘了回来。这天吃过早饭，就开始准备中餐了，又是杀鸡，又是做蛋卷，又是馅豆腐，还洗了桌子、板凳，自己也穿上了做客才穿的衣衫，她今天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大度和理家的才干。家里一派整洁热闹的节日气氛。

刚过上午，华优志就去学校和华存松家恭请他们来进午餐了。

快到中午时，客人们到了。罗秀英也做好了她的拿手菜，笑嘻嘻地把菜端上了餐桌。

正在这时，保长华德贤走了进来，还没踏进门，就大声地喊道：“存松，你好自在，我到你家去找你，你老婆说你到学校里去了，我走到学校，却只会到袁荣老师的夫人，说是你们到这边吃饭来了，我又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优志见德贤保长来了，马上迎上去说：“你今年会有红运了，刚摆好菜，你就来了，造化真好！”

“优志老弟，我可对你有意见了，你就请过去的副保长，不请我这个正保长，今天你不请，我就自己找上门来了，而且不早不迟，刚好上菜。真是造化太好了！”

优志笑着说：“今年我的大儿子读书了，多亏存松兄劳神请来了袁荣老师任教，开学那天存松兄要我陪袁老师吃饭，其他家长也都请老师吃过饭了，我这算是最迟的了。要‘尊师重道’嘛，吃餐小菜，不成敬意，还是横下一条心，不怕失面子。请袁老师来坐一坐，谈不上什么请客。”

“优志老弟你无须再说了，这样丰盛的菜，杀鸡宰鸭，四盘八碗的，还说是小菜饭，那什么才叫大菜饭？反正今天这餐饭我是吃定了，谁叫我造化这样好呢！”华德贤笑着说。

存松笑了笑，说：“保长大人光临，连‘寒舍’都要生辉，我们去搬动你的大驾还搬不动呢！今天能有幸一起吃餐饭，我们是很荣幸的。优志呢，儿子今年上学，请老师吃饭，又迎来了你这个‘贵人’，也是求之不得的巧合。今天就请你和袁老师坐上席了。”

华德贤也不客气地说：“袁老师，来，我们就坐这里，管他什么上席下席的，我们坐我们的，他们要客气就不要坐。”

“存松兄，你和保长排着坐吧，我随便坐哪儿都行”。袁老师谦让地说。

“不行，今天这餐饭就是请你的，你是上客，我是优志叫来作陪的，还是你同保长坐上席吧，我坐陪席。”

华德贤大笑着说：“照这样说来，我是‘喧宾夺主’了，我这个位置还是要袁老师来坐了。”

优志说：“你坐你的。你们不要再让来让去了，菜冷了，味道就差了。你们吃米酒还是吃糯米酒，随你们选。”

“我吃杯糯米酒算了，吃了饭还有紧要的事去办。”华德贤首先表示。

“我是什么酒也不想吃，这两天眼睛有点痛，吃了酒火气大。”华存松接着说。

“好吧，先吃杯糯米酒润润喉，再吃缸米酒。”优志首先给保长和袁老师筛了酒。

这时，华德贤站起来，大笑着说：“今天首先感谢袁老师，托他的福，我们才吃上这餐酒。其次，自然要感谢优志，这样尊师重教，热情好客。也要感谢在座的其他各位，如果没有你出席作陪，这餐丰盛的酒席就没有情绪。我‘借花献佛’，

先敬大家一杯，一口到底吧！”

“存松老哥，你不能留半杯，不然就是看不起我。我一杯酒还敬不上，那我这个保长就白当了。”华德贤大声地嚷着。

“我刚才讲了，这两天眼睛有点痛，火气大，吃不得酒，并不是看不起保长，只是吃酒的事是情况有所不同，还请保长大人高抬贵手，海涵海涵，这叫‘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恕我无罪才好。”华存松说。

优志站起来说：“我看保长先生也不要强人所难，存松兄硬是眼痛的话，就算了吧。”

华德贤笑着说：“原来你们是通一气的，存松不吃酒，你还护着他，你怕他喝完了你的酒？不要这样小气嘛，没有酒，派人到我家里去拿。”

袁老师也笑着说：“保长言重了，优志兄也不是没有酒，更不是怕存松喝完了他的酒，优志老兄虽然不像保长那样大富大贵，这一点酒还是足够大家‘烂醉如泥’的。好吧，他那半杯酒我代他喝了总可以了吧？”

华德贤说：“哎呀，不得了，你们是团结一致，共同讨伐我，把我当日本鬼子来打，我不干了！”

“我们的保长总爱强人所难，他这样做了，还要讲出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我本来就不会喝酒，加上这两天有眼病，少喝了半杯酒，就说什么看不起他呀，优志怕我喝光他的酒呀的，袁老师想了个两全的办法，又说我们共同对付他。我说保长呀，我们会同日本鬼子这样一起喝酒吗？那样我们岂不都是汉奸了？”华存松理直气壮地说。

“存松老哥，算我酒后失言还不行吗？那罚我三杯好了！”华德贤笑着继续说，“我敬你们酒敬不进，我就只好‘独得其乐’了。”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优志，我们给他筛三杯酒，看他是‘言而有信’呢，还是漫天夸口来吓唬我们。”华存松抓住德贤的话，寸步不让。

华德贤喝了三杯之后，夹了块馅豆腐，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再用汤勺装了点菠菜吃下去。然后他笑着说：“怎样，你们吃亏了吧，我是酒也喝够了，菜也吃足了，你们都还在装斯文，空着肚子，岂不冤枉！”

优志说：“保长又赢了！我们也还是尽自己的量喝吧，菜不多，酒是足够大家喝的。”接着就给每人添了酒。

吃过饭后，罗秀英给每位客人泡了杯姜茶，并奉上一小盘南瓜子和烤花生。

她问客人：“茶里要不加点白糖？要的就自己动手。”她用一个小碗装好白糖送了过来。

袁老师见了，就对罗秀英说：“表嫂，你还没有吃饭呢，你就别管我们了，忙了一天也该吃饭了。俊龙他们吃了吗？”

按照当时农村的规矩，女主人和小孩是不能同席吃饭的，一定要等客人吃过后，女主人才同孩子们在火房里吃客人们吃剩的饭菜。因此，袁老师关切地问着。

吃过茶和花生，华德贤从怀里掏出一包香烟，对大家说：“我这烟不好，实在拿不出手，所以来的时候不敢拿出来出丑，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就请各人动手。抽完了，我袋子里还有一包。”

袁荣老师看了香烟的牌子，就说：“这烟在我们这个地方要算上等烟了，不过在大城市里只能算中等。”

“管他中等上等，抽着试一下吧。”华德贤不耐烦地说。

华德贤抽了口烟，对华存松说：“存松兄，你真该打！”

“我怎么该打，你又有什么事了？”华存松不解地问。

德贤吐了一个盘旋上升的烟圈，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什么事你还不明白？你当了三个月副保长，也不同我通过气就向乡公所写了辞职报告。昨天我到乡公所开会，乡长才告诉我你已经辞职了，要我另外找一个副保长，你说你该不该打！”

“我是经过周密考虑才辞职的。辞职只能向乡公所提出，不是向保里面提出辞职，所以我就没有惊动你的大驾了。”华存松说明没跟华德贤通气的理由。

“存松兄，我说你还是考虑不周啊！怎么考虑不周？第一，你有两兄弟，马上就要抽壮丁抽到两丁抽一了。你大哥的大儿子今年十七岁，他又有三兄弟，明年该三丁抽二了。副保长主要管抽壮丁的事，你不当保长了，人家来抽你的壮丁，你就不要怪人家对你不客气，到时候你也不要怪我这个保长对你‘不仁’。”华德贤略带威胁的口气向华存松讲不当副保长的坏处。

存松听了后，冷静地说：“我是有两兄弟，我哥四十六岁了，他当不了兵，上面规定当兵的年纪不得超过四十五周岁。我的眼睛不好，达不到当兵的要求。因此，我两兄弟不怕抓壮丁。我的大侄子今年才十六岁，上面规定是年纪不得小于十八周岁，至少还要两年才能抽壮丁，他现在又是学生，更轮不到他。现在的事是今天不知道明天，谁知道两年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呢，你知道你两年以后还会当保长吗？天知道是什么样子。”

华德贤想了想，说：“你讲得不错，两年以后谁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现在是抗战的时候，到处兵荒马乱的，我们还是只讲眼前吧。你当副保长每年也有十二担谷钱，开会还另外有津贴，各方面的收入加起来差不多可以请个长工了，你一天到晚挖土种地能有多少收入？”

存松听了，微笑着说：“你讲的也是大实话，不过我不想着这钱。你也知道，副保长是管三征加社会治安的。这个‘三征’就叫你头痛，首先是征兵，你征一个人就惹恨了几家人。有些壮丁是父母的主要依靠，把他抓了去，等于把他的父母置于死地。有些抓去的壮丁是刚有了小孩子，他一去就造成一家孤儿寡妇。这样的事，我下不了手啊！征粮也很难，现在兵荒马乱，年成不好，家家户户都缺粮少食，他们本身就活不下去了，你还要去刮他的皮啊？有人说，不怕讨债的阎王，就怕刮皮无血的穷鬼。人家没有饭吃，你这当乡长、保长的不去救济也就罢了，还去征粮，你征得了吗？你硬是要去征，只有逼起忠良造反。再说征税，像我们这里的乡下农民，买盐都很困难，一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煮菜不放油，长期烧红锅的多得很，你还征这个税那个税，他不用锄头敲你的脑壳才怪呢！因此，当副保长，抓‘三征’

是一征也征不了，至于抓治安，更是为难。国泰才能民安，从来是饿汉起盗心，偷小东西的事几乎天天有，偷牛偷猪的事不少见，拦路打劫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个治安，一个副保长管得了吗？想来想去，我就下定决心辞掉了这个副保长。三个月，我多一天也不想干，你还是另找高明吧！”

华优志和袁老师听了存松的诉说后也深表同情。优志笑着说：“存松老兄讲的也是骨子里的话，现在当官是乱世功名，也不好搞啰，当官的心肠不黑不行，太黑了，又怕逼起老百姓造反，这个难题很难解决。”

袁老师说：“这叫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当保长看起来是很威风，老百姓都怕他，但要真正做到让长官满意，让老百姓满意，也很难哪！弄得不好，就会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华德贤笑着说：“两头受气还是小事，有时还要两头挨打呢！”

优志说：“那倒不会，哪有两头挨打的！一头挨打，一头就会受赞扬，凡是长官不满意的，老百姓一定会很高兴的。”

德贤摇摇头说：“不是这样，我讲个实事，你就会知道了。南强乡有一个保长为了表现积极，他仗着人多势众，把老百姓欠下的税通通逼着老百姓交齐，结果搞得鸡犬不宁，怨声四起。老百姓奈何不了他，就把他的独生儿子杀死了，丢在一个水潭里，七八天后才找到尸体。把老百姓逼苦了，大批的人外出讨吃逃荒，县政府又骂乡政府不体贴民情，为平息民愤，又把保长关了三天，结果他回到家里就上吊死了。你看，这不是两头挨打吗？”

华德贤笑着说：“老实告诉你们吧，我今天并不是来这里混饭吃的，是有一件也是两头挨打的事先来同你们打个招呼，这才过来的。”

“是什么事呀？”优志关切地问。

“昨天我到乡公所开会，要我汇报国民小学开学的情况，县文教科还来了一个人。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们这个保十多个村子，没有什么国民小学，就在横

山下有一个私塾，有十个人在读《三字经》之类的东西。我一汇报完，文教科的那个家伙就开始打官腔了，说什么‘民国’都快三十年了，一个保还没有一个国民小学，乡长、保长都在干什么呀！我不好顶他骂他是一个死官僚，只是告诉他我们这里是一个穷山区，是‘干死麻雀，饿死老鼠’的地方，老百姓吃饭都成大问题，哪来的钱办国民小学。上面不拨款，老百姓又出不起钱，建学校很难，就算办起来了，老师也难找，学生也难找。我这个保长当了大半年，催粮、抓壮丁就呜呼哀哉了，哪还有心思考虑办学校。可不知他们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们只办私塾，不办小学，还是读孔夫子的老古董，说过两天要来考察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来找存松了，要他准备一下，免得文教科和乡长来了手忙脚乱，一问三不知，搞得大家都难堪。老实告诉你们吧，他们来的那一天，我不会在家里，我让我老婆告诉他们说我有急事去桂阳了，要保丁带着他们去找存松，他虽然不是副保长了，新的副保长没有任命之前还是要管管事的，再则这个私塾也是他张罗起来的，也要找他才讲得清楚。”

华德贤讲到这里，转头对优志说：“我今天感谢你的饭菜，我马上就回去了。”他又问袁老师，“优志的大儿子叫俊龙吧，读书还可以吗？”

袁老师说：“可以，甚至可以说很聪明。”

“那就好，那就好。”然后华德贤就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华存松在他走后才向优志告别。

袁荣老师对优志说：“前天初一，我要学生背开学以来背过的书，背得最流畅的就是俊龙，他写字也有很大进步，骨架基本上对得拢了，不再是歪头歪脑了。”

罗秀英按昨晚他们商量好的办法给袁老师封了一个红包，又特别捆了一把红菜薹给袁老师。袁老师接下了红菜薹，红包却不肯要，罗秀英也不再勉强，把红包留下了。

十三

自从保长那天告知县文教科和乡公所要派人来视察横山下私塾小学，袁荣老师和华存松就忙碌起来。他们对学校做了一番整改。首先把孔子的神位取下，贴上孙中山的遗像，并在两边贴上一副由两人一起商量好的对子，上联是“遵循总理遗训”，下联是“办好国民教育”。

他们还开了一个全体家长会议，要华存松去中东乡附近的中东小学，给每个学生买来一至十册的小学课本各一套，并把它们分给程度不同的学生，上级来视察的时候，就摆在书桌上。学生原来读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也可以带来，但必须把它们放进抽屉或书包里，免得来视察的人说长道短。华存松给家长布置了一项任务，要让学生那天一定穿干净的衣服，实在破了的地方要想法补好，袁荣老师也不穿长衫，而是换上了中山装。

为了制造热烈的气氛，他们又在大门上和书房门上准备贴上用隶书写好的对联。大门上的对联是“培养抗日中流砥柱，造就兴华顶天钢梁”。书房门口的对联是“读书爱国救亡一肩挑，求学抗日保家三不忘”。

然而文教科和乡长并没有很快就来视察，保丁过来说因为文教科员爱吃酒，到一所小学吃得有八分醉了，回家的路上把脚扭伤了，要过些时候才会来，全校师生才算松了一口气。但这可把华存松害苦了，因为他那天准备了一桌酒和菜，还特意买了一条两斤多的草鱼回来，买来的鲜肉也不好处理，自己吃掉吧，对于一个乡下的农民，特别是住在横山下的农民来说实在太奢侈了。于是他把鱼剖开，用盐腌渍过后，合起米粉，过油炸，然后放进坛子里保存起来。把鲜肉和豆腐也用油炸过，想着等视察的人来了，再拿出来待客。至于买来的芹菜之类，只好下决心吃掉了。

二月十一日，放学的时候，袁老师告诉华俊龙：“你回家去告诉你爸爸，就说我和存松有事找他，要他今天无论如何来一趟，最好早点来。”

优志吃过中饭就急急忙忙赶到学校，他原以为是俊龙犯了事，内心十分不安。

袁荣老师见优志来了，笑着说：“这可把你午间休息的时间给耽误了，我们还

认为你要吃过晚饭才来呢。”

“俊龙在学校里多了事吧？”优志急切地问。

“没有，俊龙是个好孩子，他会多什么事呀。”袁老师回答。

优志这才平定下来，他仰起头望着窗外的蓝天，若有所思地问：“你们是要找我商量什么事吧？”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那天不是讲了，县文教科和乡公所要来视察我们学校，我和存松想请你过来商量一下怎样应付他们的视察，就是这件事。”

“我晓得什么，要说是种地的事，我还讲得出几句话，至于上面来人视察这件事，我就一团漆黑了。”优志谦虚地说。

“我们很了解你，你虽然读书不算很多，但你为人灵活，分析问题周到，你总能想出很好的办法来的。”袁老师肯定地说。

“我们还是一起到存松那里去吧。”优志提议道。

“不，他那里来往的人多，讲话不方便，不如我去找他来，在学校里谈好一点。”

袁老师立即起身去叫华存松。刚到学校门口，就看华存松向学校走来。袁荣老师站在门槛上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刚想去找你呢！优志兄已经来了。”

华存松加快步伐，对袁老师说：“我刚吃过中饭，说要去优志那儿，华存良的父亲告诉我优志到学校来了，他在路上看见了。”

优志这时正坐在俊龙的书桌前翻看俊龙近日写的中字本和小字本。从俊龙默写的内容来看，《三字经》已经读到“苏志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了。

华存松走进来，看到华优志认真的样子，笑着说：“不用看了，你家要出千里驹了。”

优志也笑着说：“有这样好的事？全靠多得贵言了。”

大家坐定后，华存松严肃地说：“今天请你过来不为别的事，就是请你来当参谋，出点主意，应付明天文教科的督学。这对我们这所学校是一件大事，需要认真对待。我和袁老师谈过了，请你来一起商量一下怎样打发他们走。”

“你们大概有一个计划了吧，我先听听你们的打算。”优志微笑着说，“实际上你们也是谨慎过度，太认真了！这个世道，来视察也好，督学也罢，还不是官样文章，有什么好认真的。”

“官样文章是官样文章，你晓得他们打什么官腔，有备无患嘛。”袁老师插话道。

“好吧，我先说一下，有疏漏的地方再请袁老师指正。第一，我们写了两副对联，你看妥不妥？第二，看要怎样招待他们。”

优志看了对联后，笑着说：“我看可以，只是教室门前这副对联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上联是‘读书爱国救亡一肩挑’，下联是‘求学抗日保家三不忘’，似乎欠工整，是否修改一下？”

“我们当时也觉得不是很妥。可是在抗日的年代不与这事挂点边，好像也不太妥，文字上的功夫就粗糙了。”存松有些为难地解释道。

“优志兄既然已经看出毛病了，不如开个‘处方’，加以斧正好了。”袁老师顺水推舟地说。

“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上联写成‘抗日救国兴邦一肩挑’，下联写成‘读书明理成才千家好’。不过这个‘好’和‘挑’仍对得不工整。”

存松看了看，赞赏地说：“我看很好，上联讲抗日，下联讲办学。袁老师，你看怎样？”

“我看就这样吧，也没有什么时间来仔细考虑了。”

“优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存松恳切地问。

“上联下联有了，是不是要个横批呢？”

袁老师说：“按道理是应该有的，我们竟给忘了。”

“大门上的横批你们看是不是可以用‘贵在有志’？用‘开学大吉’似乎也不太好。”华存松商量似的说。

“我看可以用‘贵在有志’，这与对联的内容也相符。”袁荣肯定地说。

“教室门前写什么字呢？”存松问。

“可不可以用‘室陋何妨’这几个字？”优志笑着说，“本来也可以用‘寒窗苦读’。”

袁老师笑着说：“‘室陋何妨’好，它表明学生在艰苦环境中立志成才的初衷不改，也有点‘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境。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优志笑着说：“我倒不是那个意思，实际只是把‘夫何陋之有’改了一下罢了。”

存松笑着说：“我认为可以，过会儿我们赶快把它写好，放学后就把对联贴上去。”

“优志兄，你看还有什么要弄的？”袁老师问。

“我觉得差不多了。只是我们要不要再写两条蒋介石的训示呢？”优志补充道。

“我看没有必要了，要写就把总理遗嘱写上，可是就是写上了也没有地方贴呀！”袁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

“按目前的形势，写两条老蒋的训示贴上倒也时髦。现在一开会，总是左一个训示又一个训示，孙中山的话倒是讲得少了。”华存松解释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是挂孙中山的羊头，卖蒋介石的狗肉，是蒋介石说了算，孙

中山早死了，左一个蒋委员长训示，右一个蒋总裁训示，是很自然的事。”华优志笑着说。

“我看还是不写了，随便写几句还不如什么都不写好，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袁荣肯定地说。

“那就商量一下怎样接待上面视察的人吧！”华存松觉得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及时提出怎样接待来人的问题。

“你们原先做了什么准备，不妨先说一说吧！”优志说。

“我早已准备好了一道油炸鱼和一道馅豆腐。明天准备再杀一只鸡，蒸盘扣肉，做一个杂烩汤，一个炒猪肚，一碗瘦肉或猪肝海带汤，再加一盘炒粉丝，应该就行了吧？”

“有小菜吗？”袁老师问。

“小菜好办，搞个红菜薹。那天我们在优志家里吃饭，我觉得红菜薹还可以。”华存松很有把握地说。

“我看还是白菜薹好。现在红菜薹味道差些了，白菜薹又甜又嫩，煮得好的话是很爽口的。”优志建议。

“我们还得准备两瓶好酒，现在当官的大都是花天酒地的花花公子，光有好菜，没有好酒，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只要让他们吃得醉昏昏的，他们就什么都忘了，什么视察，什么督学，早已沉入杯底，通通好办了。”优志大笑着说。

袁老师听后，也笑着附和道：“是的，是这样，这叫‘酒醉好通神，不是酒醒难为人。’”

优志说：“我倒还有一瓶竹叶青，是一个亲戚送给我的，一直没有喝，怕哪天求官老爷办事，一直留着。你那里没有好一点的酒的话，你看是不是把我那瓶竹叶青拿过去？”

“那就把它拿过来吧。不过光一瓶竹叶青还不够，我们还得买几斤双料米酒才行。还有一件事，我们想请你明天过来当大师傅，你知道的，我根本不会做菜，我老婆也不行，非请你来帮忙不可。当然我知道你也有事，不过这关系到学校的前途，比下地更重要，而且只占用一个上午，最多大半天的时间，种黄豆和花生的时间还早，再过半个月也不会误季节。你不要推辞了，一定要来。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我叫我大侄儿去帮一天忙，这样不就补回来了？或者我请两个人去帮你播种一天也行。”存松恳切地说。

停了一下，存松继续对优志说：“我不光请你来煮菜，还要你来陪客，回答他们可能提出来的各种难题，看话答话，看神打卦。这方面你比我强，我不是谦虚，不是要你过来才故意这样讲的，我有自知之明。”

“优志哥不要推辞了，存松也不是故意给你戴高帽子，在待人接物方面，你确实反应灵敏，这是大家公认的。”袁老师也从旁劝说。

“你们看，来督学的文教科长会不会对我们学校提出难题？”袁荣担心地问。

“我看不会吧，‘民国’已经二十多年，我们这个保没有一个国民小学，十多个庄子，只有我们这里和另一个村子办起了私塾，几千口人的保，只有十来个学生读书，难道他还会不准办吗？”优志有点生气地说。

“不准办的可能性不大，问题是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地挑毛病，他们真要挑起来，也难答话呀。”袁荣担心地说。

“我看就他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他提出什么问题，我们能讲清楚的就回答，讲不清楚的就说明我们的困难，请求他们帮助解决，或者说我们将来尽力解决。一句话，不硬顶，我行我素！”优志平静地说。

存松赞成地说：“是这样，现在这个世道，什么都半虚半实，应付了事就行了。”

这时天暗下来，吹来一阵冷风，优志抬头望了望天空，说：“看来天气又要变了，明天如果下起大雨来，他们就不一定来了。”

“明天下不了大雨，最多是阴天。”袁荣接话道。

“天有不测风云，谁说得准呢！”优志说。

“我倒希望他们来，不然我们酒和菜都白准备了。”存松有些担心地说。

“他们不来我们不会自己吃喝吗，非要喂养他们才甘心吗？”优志愤愤地说。

这时学生们吃过中饭陆续来了，优志起身告辞，存松再次嘱托优志明天早饭后就到他家里去。

优志只好说：“好吧，我一定来，工作干不好，就别见怪了。”

十四

二月十二日，天气晴和，横山下私塾学校收拾得特别整齐洁净，学生也穿着朴素干净的衣服。对于怎样回答督学的问题，袁老师也向学生们做了布置。教学工作如常进行，只是比平时更加认真。

县文教科的科员李正南和中东乡的副乡长罗望能带着一个乡丁先去了华德贤保长家，德贤保长本来打算对这次督学敬而远之，想办法躲开，但由于李正南的脚扭伤，推迟了督学的时间。当时这个山区既没有公路，也没有电话，离乡公所有近二十里山路，县里的官员和乡政府的人员万不得已是不来山里的。今天文教科员的到来，很快就成了横山下附近几个村的大新闻。

李正南从乡公所出发，不到二十里路的路程竟然走了四个多小时。因为这个马侯岭是一座一千五百多米的大山，要登上这座山，就必须爬一段很陡峭的山路。走完这段不到五里路的山路，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等他们到达保长所在的禾山村时，已经快十二点钟了。华德贤保长听说他们来了，不好马上走远，如果在家又躲着不见，倘若被乡长知道了，难以交代，所以只好出来迎接他们，直接陪他们去横山下村。

山区老百姓的生活节奏和城里的很不一样。每天六点左右起床，然后就出工做事，大约九点左右回到家里，匆匆洗完脸、吃饭过后，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又去劳动，从十点开始一直干到下午两点左右再回来吃中餐，下午是三点出工，到下午七点，这才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李正南到达横山下私塾学校时离农村吃午饭的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小时，袁荣老师正在检查、批改学生们交上来的大字和默写。袁老师听说他们来了，马上放下批改着的学生作业，向校门走去。刚出校门，就见华存松引着督学的队伍走来，他站在路边向李正南他们打躬作揖表示欢迎。

华存松向李正南介绍：“这是我们袁老师。”又向袁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县的文教科长，噢，不是科长也一样，反正是文教科的长官。这个是我们的罗乡长，

噢，一样一样，副乡长也是乡长，反正代表了乡里的首长来视察。我们的保长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客气一番后，袁老师把他们迎进讲坛。袁老师恭恭敬敬地给每位奉上一杯茶，又用碟子奉上一碗花生糖和一盘冬瓜糖，然后讨好地说：“今天承蒙县里和乡里的长官光临，我们学校真是蓬荜生辉。”

罗望能同李正南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李科员，我们就进入正题吧，不然就回不去了。”

李正南点了点头，对大家说：“我们今天来是想真实地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好给科长还有县长汇报。你们对我提出的问题，一定要给出确切的回答，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大家都认真地听着。华存松颇感紧张，不知这个文教科的科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袁荣老师也有点慌神，心怕这个李科员出什么难题，然后又指明要他来回答。保长也有点担心，怕问到有关他本人的问题，即使不问与他本人有关的事，万一华存松和袁老师答不上来或捅出什么漏子，也会叫他这个保长狼狈不堪。

李正南从乡丁的手提箱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又从上衣口袋里取下一支钢笔，试了水，然后对大家说：“现在正式回答问题。”

“校长是谁？”

会场一片沉默，过了很久，华存松才抬起头来小声地说：“这个学校没有校长。”

“有董事长吗？”

“董事长？”华存松疑惑地问。

保长华德贤停了一会儿，对华存松说：“董事长就是筹办这个学校的人。”

华存松这才恍然大悟，说：“噢，这个呀，也没有，我们这个学校没校长，也没董事长，只有家长。”

当华存松这样讲时，马上引起了哄堂大笑。

华存松感到很委屈，红着脸看了看大家，慢慢地说：“是没有校长，也没有董事长，只有家长嘛。难道我说错了？”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学校领导机构不健全啰？”

“我们乡下人办学校就是家长们互相联络一下，每个学生拿出一些钱去请老师来教书，从不要什么校长和董事长之类。”华存松进一步解释道。

李正南停下笔，看了看袁老师，说：“这样看来，校长、教师、教务、总务和工友，都是你一个人承担了？”

袁老师叹了口气，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教他们认几个字而已。”

“袁老师的学历是大学还是中学？”李正南一本正经地问。

“这个地方哪来那么高学历的老师，有那么高学历的人还会到乡下来教书吗？”袁荣老师很肯定地回答。

华存松马上代表袁老师正面回答：“袁荣老师是乡村简易师范毕业，因为我们这里是大山区，十多里都没有一个国民小学，毕业也就失业了。我们这几个村子有好多年没有学生读书了，长此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人能认字和记账了。因为这个，我们几个家长商量一下，就请袁老师来了。”华存松一边说，一边瞧向袁老师。

李正南继续问：“现在有多少学生？”

“十个。”袁老师回答，“今天来了八个，一个在发麻疹，一个的外婆死了。”

“有几个进度？”

“十个。十个学生年纪相差很多，大的十五六岁了，小的只有六七岁。”

“你还忙得过来吗？”李正南关切地问。

“忙得过来，不过是够累的了，反正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袁老师平静地回答。

“学生的情况怎样，都用功吗？”李正南继续问道，“我是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包括他们用功和天赋的情况。”

“这些学生都很用功，都是一大早就来读书。每天除了早饭和中饭的时间在家里，要太阳落山才回家。礼拜天是没有的，这里不讲礼拜天，也不讲阳历，只讲农历。”袁老师进一步解释说，“山里的学生，家里都不是很富裕，读书的机会不多，所以有机会读书就很努力，特别努力。”

“有聪明一些的学生吗？”李正南问。

“有。大部分都还可以，今年刚开学的华俊龙就十分不错。噢，就是门边那个瘦弱的小孩，他还没满七岁呢。”袁老师答道。

李正南站起来，走到华俊龙身边，抚摸了一下他的肩膀，微笑着问：“你们袁老师说你很聪明，是真的吗？”

大人们都笑了起来，袁老师用眼睛瞪着华俊龙，看他怎样回答这个略带挑剔的难题。

华俊龙转过身来，面对大家，竭力把双脚张开，然后望了望李正南，大声地说：“你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为什么？你如实回答嘛，是聪明就说聪明就行了。”李正南显然想不到这个不到七岁的小孩子会这样回答自己。

“为什么？我说我不聪明，你就会怪老师骗了你；我说我聪明，你又会拿一些怪里怪气的问题来，难得我答不出来了，你就会说我好蠢，又证明老师在骗人。像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华俊龙说完，眼睛望向袁老师，微笑着说：“袁老师，我讲错了吗？”

袁荣听了很高兴，点了点头，对华俊龙说：“你已经回答了县里文教科李科长的问题，你坐下吧。”

李正南万万没有想到华俊龙会这样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走回座位坐下，笑着说：“谁说乡里孩子蠢，我看不见得，他们不过是受教育的机会比城里人少些而已，山里的孩子是大有前途的。”

袁老师点点头，严肃地说：“李科长，你要不要察看一下学生们写的字和默写的书呢？”

李正南摆了摆手，笑着说：“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横山下这个学校是一所国民小学呢，还是一所典型的私塾。”然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实际上这个学校既不是国民小学，也不是私塾，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孩识字班。”

李正南望了一眼华德贤，对罗望能说：“罗乡长，我看你们乡的国民教育要加把劲才行，现在是‘民国’二十九年了，你这个保连一个小学都还没有，私塾学校也不多，让这些农家儿女多认几个字总是好的呀！”

罗望能笑着说：“李科长说得对。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搞的，连个国民小学都办不起来。”

华德贤保长听了这个话后，故意长长叹了口气，不软不硬地说：“没有办起国民小学是我们保里的失职，不过呢我是去年五月才当保长的，过去的事我不了解。去年乡长要我办国民小学，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学校，我们这个保十几个山村连大一点的瓦屋都没有，到哪里去找学校，建一个学校吗，钱从哪里来？农民买盐的钱还没有，县文教科也没有钱拨下来，因此学校就没有了。”

“你们村不是有个很大的祠堂吗？”李正南问。

“李科长，是有一个祠堂，但不是很大，而且前面的厢房里住着两户人家，把它作为学校，那两户人家又往哪里搁呢？难哪！”华德贤为难地说。

“还有一个是教师的问题。我们这里是穷苦的山区，外面的老师不肯来，本地的老师，像我们袁老师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想想看，这十几个村子好多年没有人读过书了，女人不用说，全是睁眼瞎，男人也多数不识字，在我们这里，能认识自己名字的都不多，能够记个账、写封信就很了不起了。上面要我们找一个不是文盲的副保长，找了很久也找不出。老实说，这个保长我也不想当了，老百姓穷得要命，你去征粮征税，割皮无血，逼狠了，怕他们造反，不逼，这个保长又当不成，真是左右为难。至于办小学嘛，私人办得起，谢天谢地，办不起，也是无可奈何。”

李正南听了，严肃地说：“是有困难，那么你就发动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办几个横山下这样的识字学校也好呀！再不办学校，这里的孩子就要遭殃了，这也是一种灾难呀！”

华存松看到李正南这样激动，就站起来说：“李科长，我看一下也讲不清，我们还是一起去我家吃了中饭再说，反正你们今天也回不去了。”

华德贤也说：“是呀，李科长和罗乡长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又到这里来深入了解情况，够辛苦的，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吃完饭以后再说吧。”

袁荣首先向学生说：“今天下午要按时来，来了就写大字和默写，如果我不在学校，就由华存良负责维持秩序。现在放学。”

华存松对李正南说：“我们走吧，请。”

走出学校后，上了一个小坡，又向北走了一小段石板路，就到了华存松的家。华存松的家背靠石山，两间四房，厨房背后是他们夫妇的卧室，厨房有一道门通向厅屋，厅屋后面是一间客房。大家进入厅屋后，主人向大家送上姜茶，然后是一盘烤花生。

华德贤笑着说：“饭菜还没弄好？不说李科员他们，我都饿了，要不要我去帮忙？”

袁老师笑着说：“今天华优志在这里帮忙，保证你满意，要是你去帮忙，那还会帮倒忙。你当保长可以，要你去炒菜，大概是不行的。”

“袁老师，我呀保长当不好，炒菜倒还可以。教书我可能不如你，炒菜肯定你不如我。不信？你让我来试试看。”

华优志拿着一块抹布走进来，对大家说：“开饭了，上面来的长官今天一定走累了，饿了。我今天来替存松来炒菜，如果不合大家的口味，还请大家海涵。”

华德贤笑着说：“存松想得真周到，为了欢迎上面来的长官，竟然搬动了优志兄的大驾来炒菜，看来我们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了。”

袁荣老师对李正南说：“这就是华俊龙的父亲，华俊龙就是他的公子。”

李正南点点头，高兴地说：“华先生，你有一个好儿子，如果你能下决心送他读书的话，他肯定有大出息。这不是夸奖，是实际情况，他很可能比我们都有出息，我不会哄你的。”

华优志笑着说：“承蒙褒奖，可我们这样穷，如何送他去读好多书呢？可惜他生错了地方，出错了人家，归根到底，农民的儿女永远是农民，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华优志和华存松很快就摆好了杯碟，菜也一道道地被端上了席。大家坐定后，存松对优志说：“来来，我们两个排着坐，你今天也辛苦了。”然后一一介绍了在座的每一位。

听了华存松的介绍后，华优志笑着说：“李科长，罗乡长，今天辛苦你们了！你们大驾光临，学生有福呀！为了表示感谢，我首先敬你们一杯，这酒和菜都是存松先生的，我是‘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了。”

李正南笑着说：“你倒很会说话。看来你和华存松先生是一家人，又是老相好，也可以算是半个主人了，那我们就客随主便，舍命陪君子了。”他的话惹得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

在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称赞华优志做的菜，火候掌握恰当，咸淡调配得刚刚好，用华德贤的话就是，今天这桌菜佳肴满席，调味齐绝，大家满意。

吃饭过后，袁荣老师对李正南说：“李科长，国境线的情况到底怎样，我们能打赢吗？这个问题很多老百姓问我，我答不上来，你们在县里消息比较灵通，一定能给个答案吧。”

李正南喝了一口茶，然后抹了一下嘴，正想回答袁荣的提问，这时华存松端来了一盆洗脸水。

存松笑着说：“洗下脸吧，这样舒服一些。”李正南也不推辞，接过水，就到门外洗脸去了。

过了一会儿，李正南坐到原来的位置上，一本正经地对袁老师说：“抗日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是很严重的，东北三省掉了，华北大部分掉了，华东掉了，华南和华中也掉了不少地盘，日本鬼子到处横冲直撞，杀人放火，抗战形势叫人担心哪！不过日本也有些不妙，他们原本想速战速决，现在不得不打持久战，他们国土面积小，人口也没有中国多，打到最后，中国肯定是会赢的。现在有人提出持久战的三阶段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现在是相持阶段，要相持一个时期中国才能实行全面反攻，收回失地。到底相持多久，就谁也说不清了。这个持久战理论听说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的，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这没有必要去追究，重要的是它必须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去打倒日本，不当亡国奴就行。”

罗望能副乡长听后，小声地说：“有人说这是朱毛提出来的，是歪理邪说。”

“罗乡长，朱毛是什么人，理歪在哪里呀？”华存松问。

“我只听说是朱毛讲的，大概这个人姓朱，单名毛吧？至于理歪在哪里，我也说不好，反正这个朱毛可能为人不太正派，所以他的理论就歪了。”

李正南笑着说：“罗乡长真高见，我们的总裁叫蒋中正，所说的就一定很‘中正’吗？实际上朱毛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就是过去的红军头子朱德和毛泽东

这两个人。”

华存松不解地问：“现在抗战是老蒋领导，朱毛过去是反蒋的，他们怎会帮助老蒋提出抗日的理论呢？”

李正南摇了摇头，笑着说：“你们没有看报纸吗，连国共合作抗日都不知道？”

华德贤说：“我们县没有报纸，就是有报纸也不会送到山区来。抗日是因为要征兵征粮才知道的，如果不征兵征粮的话，很多人大约还不知道现在是在抗日呢！”

“抗日是件很苦的事，我们村只有十五户人家，有八个被征兵打日本去了，去了以后一个也没有回来。”华优志插话道。

“我们武器不行，打起仗来，受伤的比日本人多得多，损失是很大的。”

李正南说：“那也不一定，听说用打游击的办法打日本，就日本人死得多，我们的损失少很多。”

“我也听说，正规战，我们打日本不赢；游击战，日本打我们不赢。”罗望能高兴地说。

“我们就要和日本打游击战嘛。”袁荣老师肯定地说。

李正南笑着说：“正规战也要打，游击战也要打，打多了，游击战也会变成正规战的，只要打胜仗就行。日本的国土不比我们湖南大多少，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打久了，他们就要完蛋的。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抗战到底，就一定会打败日本。”

袁老师笑着说：“李科长真是见多识广，如果你能经常同我们谈话，那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袁老师，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不是什么科长，只是一个科员，也是暂时栖身而已。我是学师范的，读了一个大学专科。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没有好的中学可教，教小学又不想去。我本来想去前线打日本，母亲死活不肯，经姐夫介绍，到文

教科当了一个科员，也没多少事可做。听说你们乡今年办了两个私塾，上面很重视，就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的想法是，抗战时期，能办起正规的国民小学当然好，办不起的话办私塾也可以，要不就办识字班也行。老实说你们这个学校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学校在猪栏上面，等天气一热，臭气蒸发上来，是很难受的。楼上又没有天花板，太阳一晒，房子里会很闷热。不过，既然学校已经办起来了，就要办下去，要越办越好，可以考虑是否搬动一下教室。”李正南认真地说。

最后，李正南再次感谢华存松的热情招待，夸奖华优志做菜手艺十分高超。

十五

横山下私塾学校照常运转着，每天都是昨天的简单重复。袁老师照样是早起给学生点书、讲书，然后放他们回去吃早饭，自己也赶快做早饭，等到学生回来，就吩咐他们写大字、写小字和默写。到下午，则给读过几年书的学生出对子、联句。生活单调而又紧张。

华俊龙用了不到两月的时间就读完了《三字经》，又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千字文》。仅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认识了一千多个汉字，同学们都很惊讶，也引起了几个读书多年的学生的不满。

那天，袁老师因家里有事要回去一趟，他给除了华俊龙以外的九个同学都出了对子，什么“床前明月光”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英雄出少年”，“日落屋前蜘蛛忙结网”……袁老师的目的是叫这些学生去认真想对子，不叫他们乱来。

袁老师走后，华存良自然成了学生的头领，他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下的下联，就对大家说：“我们都有对联要对，只有华俊龙没有，今天下午应当由他来扫房子，你们说行不行？”

大家自然都向着他，不约而同地说：“行，不然他就没事干了。”

华俊龙当然不会同意，因为袁老师在回家前特别布置，他还不能对对联，要他多写一篇小字，而且不许乱画一气。于是他反对说：“我要多写篇小字，你们对对子才几个字，没事干的不是我，应当由华存良扫教室，因为他读书最多，对对子也就比别人快，而且他人高，力气也大，扫地更快，由他扫地才合理。”

华存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东西居然会反抗，还讲出一大套理由来。他就问华存洪：“你认为怎样？”

华存洪笑着说：“我随便，你扫或者他扫都行，只要不是我扫就行了。”

“你倒是一个两边倒的家伙。”华存良不满地说。

“两边倒也好，三边倒也好，老师并没有布置我们扫地，也没有要你指定谁扫地，你本来就是多管闲事嘛。”华存洪不服气地说。

“那你说教室要不要扫？”华存良斥责道。

“当然要扫！”华存洪回答。

“那你还讲什么！”

“老师也没有说要最小的同学扫地。”

“我并不是说他最小就要他扫地，是因为他没事干。”华存良反驳道。

“什么没事干，老师要他写小字就不是事？”华存洪不肯让步。

华俊龙认真地听着他们的争论，笑着说：“什么道理也没有，就是因为他年纪最大，读书最多。”

俊龙几句话把华存良讲得面红耳赤。华存良生气地说：“你扫就扫，不扫就不扫，老师回来，骂也不是骂我一个人。”

俊龙笑着说：“老师回来，肯定会骂一个人，因为我年纪最小。”

“你到底扫不扫？”

“我可以扫，但你硬要我扫，我也可以不扫。”俊龙气呼呼地说。

“你不扫就给我对对子。”华存良得意地说。

“对就对，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哄笑起来，华存良笑着说：“刚开学几天，认不得几个句子就想对对子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华俊龙不服气地说：“你只是多读了几年书，学会了对对子，然后就拿这个吓

唬人，想个坏主意罚我扫教室，这绝不是好人想的主意。我将来也一定会对对子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华俊龙越讲越有气，几乎要哭了。

华宝玲走到俊龙面前，微笑着说：“不要太认真了，地我来帮你扫。”

“不是扫地的问题，他是在欺负人，欺负同学，我不要扫地，你让我对对子吧！”俊龙央求宝玲。

“对对子实际上不难，它要求字数相等，平仄相反，意思相近或相反，还要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这些东西你都还没学过，一时也学不会的。我家有一本专门讲对对子的书你可以拿去看看，然后问问你爸爸，慢慢就会了。”华宝玲热心地说。

华宝玲大声地向大家说：“大家都不要吵了，同学嘛，就要有一个同学的样子，吵架就不好了。大同学不能欺负小同学，小同学也要尊重大同学，这样才好。今天这个地我来扫，因为我的对子已经对好了，没有什么事了，俊龙还有一篇小字要写。”

大家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华宝玲，只有华存良在座位上狠狠地骂道：“生得贱，生来就是个扫地的奴才。”

华宝玲扫完地，放学的时间也快到了。华存松因为有事要找袁老师来到学校，见华宝玲把地扫得干干净净，大加赞赏地说：“老师不在学校，宝玲把地扫得干干净净，很自觉嘛，这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你们今后都要向他学习。”大家不作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都低下头，只有华存良红着脸在那儿不自在地坐着。华俊龙这时也写完了一篇小字，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华存松问俊龙：“你现在读什么书了？”

“早两天才读完‘天地玄黄’，现在读‘为政第二’了。”

“你《三字经》《千字文》都背得出吗？”

“我背过了。”

“《论语》你一天能背一百句吗？”

“可能背不出。我一个早晨大概能背得七八十句。”

华存良高兴地说：“能背七八十句也很好了，两年就可以读完‘四书’，三年就可提笔写文章、吟诗作对。要努力，家里供你们读书可不容易。”

华存松看了看门外，太阳快下山了。他对学生说：“你们应当回家了，天快黑了。”

宝玲走过来对俊龙说：“快，回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宝玲对俊龙说：“你知道存良要你扫地的原因吗？”

“他还不是欺负我年纪小。”

“这你就不懂了，他是怪你读书太厉害，只三个月就把“人之初”和“天地玄黄”读完了，老师又常夸你会背书写字，他有点不服气，所以就找个机会整你一下。”

“这个人真小气，我又不妨碍他什么。”

“他是很小气，你今后最好不要得罪他。我们村子只有两个人来读书，他们村有四个，而且都比我们年纪大，而且又是在他们村里读。今天我来扫地，就是怕他整我们。”

“你那本对对子的书今天可以借给我吗？”俊龙问。

“可以。我那本书开头一篇弄坏了，你要仔细一点，用纸包起来。”

天快黑了，两人加快步伐，朝家里走去。

十六

俊龙回到家把书包放下，就立即去华宝玲家借来了《对联集锦》。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他认真地读着，华优志刚好也收工回家了。

华优志洗了手，走过来对俊龙说：“你刚开学，对对子的书你读还太早了些，要过一两年才读得懂呢。”

俊龙笑着说：“他们都对对子了，就我一个不对对子，没有味道。”

“你读的这本书是从哪里借的？”

“向宝玲借的。”

“明天我去赶圩，替你买一本回来。”

“爸爸，对对子有什么用？”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逢年过节、结婚嫁女都会用到，将来写诗作赋也要用到的。”

“对对子有什么规矩吗？”

“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你能告诉我规矩吗？”俊龙恳切地问。

“你读书还太少，同你讲不清的。”华优志很高兴看到儿子求知的表现，但又怕他好高骛远，故意给他泼一点凉水。

“那要读多少书才叫不太少呢？”

“起码要读完《左传》《诗经》才行。”

“哎呀，那我岂不是还要读好几年？”俊龙有些失望。

“不过你先读点对联入门也是可以的。”

“你晚上如果有空，就教我读这个《对联集锦》吧！”俊龙高兴地说。

从此，优志在儿子的要求下，只要晚上有空，就教俊龙读对联，后来索性教他读《幼学琼林》，俊龙学得很认真。《幼学琼林》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书中介绍了许多典故，每个典故都有它的来历，俊龙对这类东西非常感兴趣，记得也很快。华优志对于自己的儿子悟性好感到非常高兴，罗秀英更是热心，只要丈夫不是太劳累，待丈夫洗完脚后，她就点起桐油灯，催丈夫教儿子读书。

一天，华存松吃了晚饭来找华优志，推门进来，见优志和俊龙正在读《幼学琼林》，就高兴地说：“哎呀，这两父子真了不起，难怪袁老师告诉我俊龙进步非常快，说有的人读了几年书还赶不上俊龙认的字多，我感到古怪，原来你天天晚上给他开小灶，难怪人家都赶不上啰！”

优志马上站了起来，笑着说：“天黑了还跑过来，有什么事呀？请坐。”

“我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华太阳的儿子华德良也在读书，这个月老师的米和油盐本来轮到他供应的，可是他家养的一头猪前天不知怎么的病死了，不仅没有赚到钱，连本钱还给赔了，他打算供给老师的米和油盐钱也就落空了。他求我借，我也比较困难，你看这个事怎么办才好？”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难呐。大家都一样穷，正是五黄六月，我们村有很多人连稀饭都吃不上。但不管怎样不能叫袁荣老师挨饿呀，不然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是呀，你看怎么办才好呢？”

“下个月轮到华宝玲家供老师的米和油盐，你看能不能要他提前一个月供应，等秋收后再让华太阳家供应。”华存松提出了他的想法。

华优志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就是说，袁老师六七月的吃饭问题还没有着落？就算这个月要华宝玲家提前拿出米和油盐钱来，下个月还是没有着落呀！每年这个时间都是农民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哪儿还有余钱剩米供应老师吃饭呀。”

大家都不作声，俊龙也放下书，小心地拨了一下桐油灯，油灯亮了一些，他清楚地看到爸爸紧锁眉头，慢慢地抽着水烟筒。

华优志吐了口烟，咬了咬牙说：“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还是由我来供应米和油盐钱，下个月按顺序由华宝玲家供应。等秋收后，华太阳家有了钱，再由你拿来给我。”

华存松停了一会儿，严肃地说：“你虽然为我解决了难题，轻了我的担子，但是难为你，这就叫我难过了，你还是和你老婆商量商量再决定吧。”

刚好这时罗秀英喂了猪回来，华存松就说：“秀英，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商量一件事。”

罗秀英笑着说：“有什么好事要找我商量，我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商量的？”

华存松把情况向罗秀英摆明，然后关切地问：“你看，你们家过这个关口有困难吗？”

罗秀英平静地说：“这个世道，又是五黄六月，有几家会没困难啰？可是不管怎么困难，老师总要吃饭呀，总不能叫老师饿着肚子来教孩子读书吧。好在我们家今年马铃薯收成好，多吃几顿马铃薯，就把米节约下来了。现在欠盐欠米的人家多，这个月有五家人家向我借去了三十八筒米，你不借吧，人家家里有大有小，一天两天不见米总不行呀，人家既然开了这个口，你总不叫人家空手回去吧。他们借的米大都要过了七月才还，如果他们有来还的话，我们还是勉强过得去的。”

存松听完罗秀英的讲述，叹了口气，说：“你们也不要心肠太好了，现在借出的米秋收以前是没有什么可能还了。我也前前后后借出去差不多两担谷的米，都是左邻

右舍的，谁会没有困难呀！不过你太大方了，自己没有了又能向谁去借呢？”

罗秀英笑着说：“来借的时候都是说过几天就还，可哪儿有米来还呀，天天都要吃饭，不再来借就不错了。所以我干脆就说不要放在心上，等大丰收，就好了。现在这个世道，穷人太多了，困难的人太多了。”

华优志见罗秀英已经向华存松交了底，就笑着说：“六月份就由我供应老师的米和油盐，下半年再叫华太阳家去解决吧。我还有百来斤大蒜种子可以卖，如果造化好，可以卖一担谷的钱。我原本打算近中秋再卖，价钱好一些，现在实在没办法，绝不能叫袁老师为难。”

华存松高兴地说：“家长如果都同你们夫妇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你们这样贤惠，这样心肠好，一定会有好报的！”

华优志摇了摇头，说：“这怎么说呢？现在好像世道变了，好人不见得有好报，坏人也不见得恶报，有时恶人比好人还过得好些。你看那些发横财的人，哪个不是为富不仁，坏事做尽，他们统统比我们过得好，不过我们自己还是要把心肠放正。你说是不是？”

罗秀英微笑着瞟了一下丈夫，说：“又讲鬼话了，怪天下不公平了。我们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华存松说：“秀英说得好，我赞成。你们为人心正，会得好报的。袁荣老师几次同我说优志家不知祖宗积了什么德让他生下三个儿子，又都那么聪明漂亮，他称赞俊龙可能真是一条龙，如果在过去，考个秀才是不成问题的。”

华优志笑着说：“我家俊龙是不太蠢，可惜生错了地方，像我们这样穷的人家，能认识几个字，将来挑担赶路能认得伙铺的招牌，看清来往的账目就到顶了，哪还谈得上考秀才呀！”

罗秀英看了看在一旁的俊龙，认真地说：“俊龙，你现在读书了，要读书知理义，要体会父母的难处。一家五口人要吃饭要穿衣，已经够困难的了，你要知道你

每认一个字，我们就不知要多流多少滴汗呐。”

华存松点了点头，对俊龙说：“是的，送儿女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你要尽可能地努力一点，抓住机会，好好学习，多认一个字，就多一分本钱，一字值千金呐。”

华存松看了看窗外的山头，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他站起来说：“好了，我要走了，千感谢，万感谢，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你们不帮忙的话，我就只好向人家去借高利贷了。你知道吗，现在借青苗，借一担谷，秋收后就要还两担呢，真是了不得呀！”

华优志问：“要不要弄个火把？”

“有月亮了，不用。”华存松答道。

“从背后山上树底下过，怕踩着毒蛇，还是点一个好。这样吧，我送你走过背后的山就回来，也给你壮壮胆。”华优志还是有些不放心，决意去送华存松。

十七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干旱了二十多天的山区终于盼来了一场大雨。家家户户忙着耕种红薯，为了抢时间，华优志夫妇直到太阳收尽了最后一缕余晖才回到家做晚饭。

由于回家做晚饭的时间迟了，孩子们肚子饿了，只好把中午没有吃完的马铃薯拿来充饥。俊龙三兄弟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马铃薯，津津有味地吃着，崇龙吃完一个，又去锅里拿了一个。贤龙一边吃一边说：“给我留一个！”

崇龙说：“只有一个了，我们分着吃吧。”

俊龙对崇龙说：“崇龙，你大一些，不要和弟弟争，这个就给他吧。”

崇龙望了弟弟一眼，说：“好好，就给你吃吧。”

俊龙笑着夸崇龙：“还是我们的崇龙懂事。”

华优志从房里拿出桐油灯，然后点燃油灯，对三个孩子说：“你们三兄弟先去洗脸洗脚，吃过晚饭后早点睡觉。俊龙，今天晚上的书读不成了，现在要抓紧土里的事，你妈妈很累，比我们都累，做了土里的事，还要做家里的事，你们懂事一点，洗脸洗脚就不要妈妈操心了。”

正在这时，一个打着赤膊的人挑着一担大箩筐走进了厅屋。他将担子放下，然后推开火房门，对优志说：“老三，你们还没吃晚饭？”

华优志一听是二哥回来了，马上站起来，让华优记坐下，接着放低声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华优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盒卷烟，递给优志一支，又划着了一根火柴给优志点燃卷烟，然后点燃了自己含在嘴边的烟。

优记吸了口烟，才小声地答道：“我昨天下半夜从许家洞车站下了火车，走到

郴州华塘铺才天亮，早饭没有吃，在路边买了两个油糍粑就赶路了，到两路口已经下午了，我在凉亭买了一碗饭，吃完继续赶路，走到西山太阳就落山了。”

“你是请假还开小差回的？”优志关切地问。

“现在前方那么紧急，我刚去几个月，还能请假？”优记摇摇头，冷笑着说。

优志微笑着说：“管他怎么的，回来就好，你真有办法。”

“你一个人回来的？从哪里开的小差？”

“我在湘潭易家湾开的小差，后来上了火车。”

“俊龙，你去告诉你妈，要她来一下。”优志对俊龙说。

俊龙和罗秀英很快就过来了，一进门，罗秀英就高兴地叫着：“二哥，你辛苦了，这样好的造化，去几个月就回来了。你再等一会儿，饭刚煮好，我再煮点菜，吃了饭就去告诉妈妈和二嫂。他们大概吃过夜饭了，妈可能睡了，她昨天还说梦着你回来了，真有这样的怪事，梦着你回家，你就真回来了。”

罗秀英从房里拿出四个鸡蛋，对优志说：“那灶上有热水，你去替二哥拿来，让他先洗个澡，走了那样远的路，洗个澡，凉爽一些。反正是热天，就拿你的衣服给他换一下吧。”

等华优记洗完澡，罗秀英已经煮好了饭菜，华优志也摆好了桌子和碗筷。罗秀英又从房里拿出一壶酒来，对华志记说：“这壶酒是过年时的，原想用它来浸点药，防止伤寒感冒，后来事多一直没有工夫去做这个事，后来竟给忘了。前天我整理东西，才发现这壶酒，这酒好像是特意为你接风的，你们两兄弟喝一杯吧。”

“老弟嫂，难得你这片好心了。”华优记感激地说。

罗秀英给小儿子装好饭后，对华优记说：“二哥，你先吃，我去告诉妈和二嫂，也去告诉大哥大嫂一声。”

“秀英，你别忙着去。”华优志说，“大哥大嫂睡得早，外面又没有月光，大哥眼睛不太好，叫他们起来反而不好。妈妈那边你去看他们睡了没有，如果已经睡了，就不要叫醒他们了，反正二哥回来了，你急什么呀！”

华优记也说：“志弟嫂，你也忙了一天了，该吃饭了。”

“你们先喝酒，我过会儿再吃。”罗秀英平静地说。

“秀英，是不是饭不够吃，不够就再去煮点吧。”华优志看到自己的妻子忙了一天，不肯吃饭可能是想让二哥吃饱后自己再吃，他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够吃，我本来就多煮了一点米，准备明早给俊龙炒了吃。”

“那你就先吃点吧，又没有外人，不必客气。你要再等，我们也就不喝酒了。”华优记劝罗秀英先吃饭。

罗秀英这才起身去装饭。吃饭的时候，她道歉似的说：“我本想把那两只公鸡杀了，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就明早再请你吧，二嫂也到这边来吃饭吧。”

“哎呀，不用劳神了，时间多得很呢。”优记谢绝道。

“我看最好明天晚上再请妈妈、哥哥和嫂嫂来吃饭。这两天要抓紧耕红薯，早上没有时间，明天午饭后我们就把鸡杀了，先把它多煮一煮，再来炒会比较好。明天看有没有卖猪肉的，有的话再买两斤肉，蒸盘米粉肉，好久没蒸过米粉肉了。”

“哎呀，优志，你也不要大动干戈了，我又不是当了大官，发了大财回家。别这样嘛，反正兄弟一起团聚的机会多着呢。”

罗秀英严肃地说：“二哥，这是应该的，你代表三兄弟去当兵吃苦，我们很感谢你，你好不容易跑了回来，吃顿饭也值得一提吗？”

吃完饭后，崇龙和贤龙嚷着要睡觉了，罗秀英先把他们送去睡觉。回到火房后，她对俊龙说：“你也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去读书呢。”

华优记问优志：“俊龙书读得怎么样？”

“他已经读完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现在在读《论语》了。”

“读得这样快？”优记很惊讶。

“你的《论语》读到什么地方了？”优志问俊龙。

“已经读到《颜渊》第十二了。”

“早几天你不是在读《乡党》第十吗？”

“我两天就读完了。”

“你不要贪多失寡哟。什么东西都是得到快，失去也快，要注意温习呀！”优记觉得俊龙进度太快了，就劝他放慢点速度。

“不会的，袁老师总是十五叫我们背诵从初一就开始点的书，初一就叫我们背这个月背的新书。一本书读完了，他就叫我们从开头背到尾，还经常挑那些难认的字来盘问。”俊龙认真地诉说着。

“你被老师打过屁股，拧过眼皮吗？”优记笑着问。

俊龙摇了摇头，笑着说：“袁老师是不会打我的，他不轻易打人，那些背不出书、认不得字的人，他也总是耐心地叫他们去读、去认。”

华志笑着说：“袁荣老师还总是在背后夸俊龙会背书呢！这孩子要是挨打，一定是因为他调皮。”

“你呀，要努力读好书，你们堂兄堂弟五六个，你要做个榜样。我们家世代都没有文化，你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优记鼓励俊龙。

俊龙微笑着点了点头。罗秀英洗了澡回到火房，对华优记说：“二哥也该回去休息了，我们明天还要早起呢。”

第二天晚上，华优志请妈妈和哥哥嫂嫂到家里来吃饭，庆贺二哥从前线平安归来。全家人都欢天喜地，一派愉快祥和。最高兴的是祖母，最忙的是罗秀英，最受尊敬的自然是华优记，而最受夸奖的就是华俊龙了。

吃饭过后，罗秀英特地泡了一壶茶，先给祖母奉上。

祖母笑着说：“我三个媳妇都不错，最讨人喜欢的还是秀英，待人接物好，心肠也好，将来是会有大福的人。”

“妈，你就别这样说了，你老人家不背后骂我们没良心，我们就是大福气了。”罗秀英笑着说。

“秀英，你这话是怎么讲的，我可从来不讲三姑嫂的坏话，你们虽然是我的媳妇，但我一直把你们三个当作我的女儿。你们知道，我八岁就来到这个家，比你家爷老子小九岁，我娘家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我孤身一个人来到这个家。那时这个家穷得叮当响，有一年过年买不起猪肉，只买了十二块油豆腐就算过了一个年。沉沉浮浮，还好把这个家支撑过来了，我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靠天靠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也可说是儿孙满堂了。我看到你们高兴还来不及，哪儿还有时间来讲你们的坏话呢。就算你们有时冲撞了我，我也总是想谁还没有个脾气呢，一个家里不会怄气那才怪呢。怄气归怄气，不可记在心里，哪有母亲记儿女仇的，就是有意见，也要就当面说清楚，说不清楚，也不要向外人去说。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嘛。秀英，我可对天发誓，我从没讲过你们三个媳妇的坏话。”

“妈，你又来了，我也不是说你背后讲了我的怪话，只是说你不在背后骂我们，就是我们做儿媳的大福气了，和为贵嘛，一家人就是要和和气气的，才会兴旺发达嘛。如果我们后辈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就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讲几句怪话也不要紧呀！”罗秀英一边讲，一边笑，讲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祖母拉着俊龙的手，笑着说：“俊龙，你将来有你妈这样懂道理通情理就好了。你看你妈，讲得头头是道，你对她有气都发不出来了。”

华优志笑着说：“妈，你别再夸她了。你呀就是有点偏心，总是夸媳妇儿好，

埋怨我们做儿子的不懂事。”

祖母喝了口茶，笑着说：“你呀还不感谢我，给你找了一个这样贤惠的媳妇，还说我怪你们兄弟不懂事，你们这些男孩子性子傲，不压着点，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你们的好话是不能多讲的。讲实在的，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就是女人，穷人家的妇女，田里土地的事，她们哪样不干，忙完外面的事，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都是她们的事。她们比你们辛苦多了，不夸她们，还夸你们吗？”

俊龙笑着说：“奶奶，你说得好，你最公平。”

全家人又一起大笑起来。

祖母摸着俊龙的头说：“你也说得好。就怕你大了就忘了你妈妈的辛苦，也跟着你爷老子一样说我偏心。”

华俊龙红着脸叫道：“奶奶……”

吃过晚饭后，吃饭前被驱蚊艾熏走的蚊子陆续飞了回来，二伯母蒋满翠又拿来了驱蚊艾火把，在厅屋走了一周。驱蚊艾是一种草本植物，燃烧它会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人嗅着爽心悦肺，蚊子则避之不及，山里人用它赶蚊子，比起城里人用的各种各样的蚊香，既经济又有效。二伯母也同所有山里人家一样，一到五六月就准备了这种驱蚊艾火把。二伯母赶走厅里的蚊子后，就带着华天龙回去了。

祖母邝桂芳也打发俊龙去温习《论语》，俊龙却拉着二伯，要他讲当兵的故事。

就在这时，村里的中、老年人也陆续来见华优记。华优记昨天逃回来的新闻一下子就在这个村子里流传开来，大家都为他回来感到高兴。有些有兄弟被抓去当兵的想了解他是怎样逃出来的，也想告诉自己还没回家的亲人可以像优记一样跑回来。

华存松有一个外家表弟也被抓去当兵了，两年来音讯全无。存松特地和他的大侄子优煌一起来到华优记家，大家寒暄了一阵，就一致要优记讲当兵时的事。

华优记看到这么多人特别来拜访，都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定了定神就讲起来：“我到了县里接兵部队后，进行了体检，体检实际上就是走一下过场，不是很认真。我又高又大，而且不带残疾，当然二话没说就穿上了军装。我们一穿上军装，就被带到楼上，再也不准下来。离开接兵部队，我们住的楼下有接兵部队的人站岗，大门口有本县的自卫队站岗，实际上我们像犯人一样被关押起来了。

“第三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催我们起床吃饭，大家吃起来都没有味道。自卫队长要我们多吃一点饭，因为五点钟就要出发，晚上去碎石搭火车，路上没有饭吃，每个人带两个馒头，只能当个点心，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一定要多吃一点。我还是强迫自己吃了一大碗饭，刚放下碗，就吹哨子集合出发了。我们这次有一百八十五个新兵，每一个保都有五六个人。走的时候，前后是自卫队的人，中间每隔四五个新兵就有一个背着枪的接兵部队的老兵押着，也不允许离开队伍去大便。一句话，就像是押犯人一样。直到走到松树林下，才让大家休息了一会儿，由自卫队的人挑了几担泉水来解渴。坐了不到一顿饭久，就又起身赶路。

“到达碎石火车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些人的脚都走跛了，我还好，问题不大。来接兵的连长叫我们站成四列纵队集合，他向我们说，这是我们第一天急行军，走了一百一十二里路，没有一个人掉队，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也要有思想准备，今后这样的行军多着呢，今天还没有带武器和背包，将来还有武器和背包。

“他一一点名，点名完毕后，马上命令我们就地坐下，然后挑五个人去领油饼。我被选中了，我首先挑回了油饼，给每个人发了三个，然后我又到火车站的锅炉房挑来一担开水。我去送开水桶回来的时候，那个连长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笑笑说，好，他记住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们上了一列铁皮车厢，火车头‘呜呜’叫了几声，车子就‘当啷当啷’地往前开了。还没天亮，我们到了衡山车站，在车上一直等到早上八点多钟，接兵部队才叫我们下车。出了车站后，就往衡山脚下走。那是一个新兵团，我们一到新兵团，各县来的新兵就被打乱，分配到各个连队去。

“我和三个我们县的人被分配到三营三连，连长就是来我们县接兵的刘乔夫。我到这个连队参加了一个月新兵训练，这一个月很苦，一天到晚又是队列训练，又是刺杀训练，还有投掷训练，翻越障碍训练，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头晕眼花。一个月下来，我整整瘦了十斤，每天一到就寝时间，就像死猪一样地睡去。好多人都哭了，真叫人受不了。

“一个月以后，我们被编入了中央军，正式开向前线。我被编入十八旅补充团三营当炊事兵，就是过去的火头军，也就是天天给连队煮饭菜。这时我们的队伍开到了湘潭，开始在一个叫谭家山的地方驻扎了一阵，最后驻扎在易俗河的山峦下。开头我只管炒菜，后来事务长叫我去挑菜、买菜。事务长是营长的堂弟，他这个家伙很会耍花样，他的办法是以次充好，以劣充优，贱买贵卖。举个例子来说，他买猪肉从不上午买，到下午了挑便宜的买，回来报价，还是早上开市的价。黄瓜开始上市时，他连问都不问一下，到大家都不吃了，价格便宜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大担大担地买。我算了一下，他每天至少要私赚两三块银元。你不要小看这一点钱，我们当兵的一个月才两块银元，有时几个月才发一次。这个家伙一个月就赚了上百个银元。搞久了，我就对他赚的钱有底了，他为了封住我的口，有时也给我一两块银元。开始我不肯要，他反倒说我不要就是对他不信任，我没有办法，只好接过。他又吩咐我不要去赌钱，也不许请弟兄们吃酒，那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要吃，就到外面吃点好的，把钱存在钱庄里或者寄回去，财不露白嘛。

“就这样，到六月初，我居然有了十块多银元，加上我去当兵时藏在背心里的钱，我就有十六个银元了。我开始是跟着事务长去挑菜、买菜，搞了两个月，他见我老实听话，太阳大或者刮风下雨时就叫我一个人去买。当然我是不能赚他的钱的，因为他知道行情，那些粮店和菜铺的老板他都很熟悉。这样一来，他就算不上街也赚得钱了，每次我把克扣出来的钱塞进他手里，他总是笑眯眯的，说我还算老实，将来可以当个炊事班长。当然，他分给我的钱也比以前更多一些了。

“六月十四那天，我挑菜回来，事务长告诉我明天打牙祭会餐，要多办点东西，让我吃了中饭后到南杂店去买点木耳、莲子、鱿鱼之类的东西。他开了一个条子给我，说是钱已同老板讲好了，我去就会拿货给我，我大大方方地答应了。我到了那

家店，老板把货点齐后，请我喝了酒，还拿出八块银元给我，吩咐说六块是给事务长的，另外两块就让我买包烟抽。回到部队前，我拿了一块银元买了四包烟，我自己抽了一支，味道真好。我把银元给事务长送去，又拿了两包烟给他，他一看牌子，笑着问是老板送的吗，我说是我孝敬事务长的，他很高兴，说我真够朋友，明天打牙祭就让我休息一天，可以上街去玩，不要穿军装，穿便装最好。

“我回到炊事班，对副班长说事务长要我去易俗河买点长官吃的东西，第二天的事就辛苦大家了，副班长说事务长早同他讲了我休息一天，原来是要我去办点东西回来招待长官，于是让我放心去就是了。我忙掏出香烟给每个兄弟发了一支，并恭恭敬敬地给他点上火。大家看见我拿出的香烟的牌子都几乎叫起来了，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是南杂店老板送给事务长招待首长的烟，事务长就顺手给了我一包，我哪里买得起这样的烟呢。

“我回去后马上洗了一个澡，把新发的内衣穿上，回到营房又把我从家里带去的背心穿在里面，穿了一双半新的布鞋，然后就走出营房，向易俗的方向走去。我到钱庄已经七点半了，我取出了钱，总共二十个银元，还有五个毫子的利息。走出钱庄，就坐上黄包车去了汽车站。到了汽车站，一问晚上没车了，要第二天早上才有车从这里过。我刚想到附近的伙铺过夜，这时从远处开来了一辆客车，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辆从湘潭开往长沙的汽车，这辆车刚出湘潭不久，汽车轮子的内胎就炸了，等修好内胎已耽误了两个多钟头。我想真是天助我也。”

在座的听到这里都笑了起来，华存松更是高兴，他说：“优记呀，你真是命大！你再讲讲你是怎样一路顺风回到家里的吧。”

华优记喝了一口茶，咂了咂嘴巴，继续开始讲听众们感兴趣的故事。

“我上车后，看车里人并不多，后面还有三个位置，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然后给旁边一个像是教书先生的人递上一根烟。他接过烟后抽了一口，觉得这烟不错，就笑着问我去哪里发财，我告诉他我是去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心里有点紧张，我这个样子像是像做生意的吗，不过又想，世界上的事复杂得很，我慢慢平静下来，说我想去长沙看看有什么生意好做，如果可以，顺便到也株洲看看。那位老

先生说他就是株洲人，今晚不如先到株洲，第二天再去长沙，抗战时期，省城里搞灯火管制，这样迟了，旅馆很难找。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其实我也并不是真的要去长沙，不过随口说说而已，他倒给我做起参谋来了。我在黑暗中打量了一下他，他不像是坏人，我说株洲我没亲戚，也不好找伙铺吧。他笑着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就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住在株洲郊外，离汽车站有两里路，离火车站有五里路。

“我又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划火柴时顺便看了看香烟牌子，笑着说这烟只有做大生意的人买得起，他们穷教书的人是不敢问津的。我说现在生意也难做呀，这烟是一个朋友送的，我平时也不抽，只有出门拉生意或逢年过节才抽一两包，我只是做小生意的。他说现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说不出的苦。他请我去他家住一晚，隔天再去长沙。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看得出我不是坏人。我们越谈越投机，下车后，就像是一对老友。不过我那包香烟也差不多没了。

“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他姓栗，果然当过老师。现在兵荒马乱的，他老婆叫他不要出去教书了，万一日本鬼子打起来，家里也没有个人商量。我们到他家时已经九点多钟了，他老婆还没有睡，正在房里教大孙子读书。栗老师向他老婆介绍我说这位是华老板，要到长沙去，在这里住一宿。我只是憨憨地笑着向师母说今天就打扰了。她要去做饭，我告诉她我已经吃过了，只给栗老师做就行了。她还认为我是在讲客气话，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说好吧，那明天早上再煮饭。后来，栗老师硬要我也吃顿饭，我只好顺水推舟吃了点，喝了两口蛋汤，聊了一会儿天就去睡了。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在床上翻来翻去，再也睡不着，可主人没有起床，我不好先起来。我提醒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急躁，要装出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还要随机应变，让他们认定我就是个走江湖的。等光线射进了窗口，房子里明朗起来，靠窗口的书桌上有几张老报纸，我翻开报纸，里面有一本火车运行时间表，我很快就找到了长沙、株洲、绿口和衡山这些车站。我们部队开来湘潭的时候就经过了绿口，那是个比较小的站，买车票和上车的地方我都熟悉，如果能到那里上火车就方便多了，就是不知离绿口车站有多远。从时间表上看，株洲到绿口大概不会太远吧，正想着，就听到栗老师起来了。我马上穿好衣服，穿好鞋子，借着书桌的小方镜照了照，我发现我的胡子太长了，应当理个发才对。我走出房门，栗老师关切地问我

睡得怎么样，我说睡得很舒服，住旅馆还没有这样舒服呢。他很高兴，端来一盆热水叫我洗脸。洗完脸回到厅房里，我又给他递上一支香烟，恭恭敬敬地给他点了火。

“我向他告别，说去长沙还是早点动身好。他叫我不要慌，早点晚点没有多大关系，关键要了解一下火车开车的时间，他说他家里有一张火车运行时间表，说着就走进我昨晚住的房子里，接着他告诉我去长沙要九点多钟才有车，让我还是吃了早点再走。我不想再麻烦他了，这时他老婆也起来了，她让丈夫陪我讲话，她去下面。栗老师还嘱咐老婆客人的那碗面要下多一点。

“栗老师还告诉我，从他家出发，北去长沙，南到衡阳，东到萍乡，都很方便，离马路、铁路、水路都不远，本来是个很好的地方，可兵荒马乱的，经常有军队开过来开过，反而很不安全。听说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就要打岳州，进攻长沙，弄得人心惶惶，于是他就把老人家和儿子儿媳都送回茶陵老家去了。就在这时，我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一队队的人往南走，就问怎么那么多人往那个方向走呀，是走闹子吗，他探头认真看了一下，说有些人是去绿口县城，有些人可能是赶闹子，五六里地就有一个圩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站，可以坐汽车去株洲或者绿口。我抓住这个机会，趁机问他家离绿口有多远，他说有几十几里，如果坐汽车去，三个钟头就到了。我马上说我有一朋友就在绿口，他多次写信要我去玩，我想这次过去顺带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他笑着说做生意嘛，就是要朋友多，出门靠朋友，他让我吃了早饭后就去那个圩场，在那儿坐到绿口的汽车，大概到绿口就要吃中饭了，到长沙是下午三点多钟。

“栗老师的老婆用茶盘端来了两碗面，说碗大的是特别给我下的，要我吃完好赶路，我估计那碗面呀起码有半斤多。吃了早饭，我就动身了。临走时我拿了一块银元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刚好他孙子起床了，我就说那给孙子买点好吃的吧，他这才收下了。他老婆马上又给我煮了八个鸡蛋，我只要了四个，给小孙子两个，他们两口子各一个。栗老师一直送我到大会上，告诉我那些挑着小菜走的人都是去赶圩的，有的还会到绿口县城去。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原地站着，他可真是个好人的哪！

“我走到一个小圩前面，刚好有一辆汽车开来，我一问刚好是去绿口的，上了

车，顺顺利利地到了绿口。又在车站买了去郴州的票，下午两点多的车，结果四点钟才上车。快到衡阳的时候，听到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炸衡阳，火车只好停在一个小站上，直到太阳落山了才开车。一路上停停走走，到郴州前面的许家岗站已经是晚上四点钟了。出了车站后，我就沿着大路往前走，这一带我很熟悉，我过去到那里挑过豆油，也去买过茶油。月亮还没有下山，石板是看得分明的，一路上很少会到人，快到华塘的时候，才看见有人挑着小菜去卖。我大步往前走，到华塘时肚子有点饿了，买了两个油饼又继续走。从华塘到桂阳，我看到有人赶马车运货，我要搭车，车老板因为是进城去进货就答应了，他说不能白搭，要一块银元，我要求减一点，他便说那搭别人的吧，我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一块银元。车上除了几个麻袋和两个竹筐外，就坐了我和他的另外一个帮手。马车飞快地赶路，不到半上午就到了桂阳，桂阳离我们这里就只有七十多里了。没到桂阳城，我就下了车，我从侧边的田洞走过，虽然多走了几里路，却躲过了县城盘问的麻烦。到了大和圩，我吃了一碗米粉。到同祥圩的凉亭时，看到一个五十多的老人家挑了一担空箩过来，我就问老人家能把箩卖给我吗，他笑着说行，最后加上箩索、扁担，还有杠杆总共算作一块钱。你们一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去买空箩，这是有用处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两手空空地在路上走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如果我挑担箩，哪怕是空箩，人家也不会认为我是无业流氓，而是一个上圩赶集的农民。我很怕过桂阳和我们县交界地时被那些乡丁盘问，惹出麻烦来。我到两路口时，就看到那些乡丁专门盘问来往的人，不会讲本地话的闲人就麻烦了。因为我挑着筐，又有身份证，他们把手一扬，我就通过了。

看到家乡的山时，我心里特别高兴，虽然很累，走起来却很有劲，我就这样回来了。”

华存松听得很认真，高兴地说：“你倒没有吃蛮多苦，有很多人逃出来又被抓回去了。”

华优记说：“是的，那些被抓回去的人多半是太紧张，没有做足准备。人家一看就是逃兵，那还不是找死。出门就要胆大、细心，灵活应变，实际上逃跑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月亮升起来了，夜很深了。俊龙起初很认真地听着，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十八

华俊龙在横山下的读书生活还算顺利，进度比预想的还要快。

华德良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行了，他家饲养的小猪又死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借了更多的债。到七月，他妈又得了场病，一睡几天不起，尽管他妈的命是保住了，家里的事却做不了了，华德良只好在家帮助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开头他还半上午来上学，半下午回去，没有坚持几天，他只好含泪离开了学校，此后他再也不上学读书了。当然，他家欠的学费和应供给老师的粮食和油盐钱也没有着落了。

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华存洪家里的惨况。华存洪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但他家哥哥身强力壮，他父亲也很会精打细算，家里还算过得去。到七月份，他哥哥替人挑盐脚，从连州挑到永兴，每五天一个轮回，挑了三个轮回后，在回家的路上患上了痢疾，吃了不少草药，但终不见好，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回家第八天就死了。华存洪的哥哥死后第五天，他父亲晚上喂猪，一脚踩在一条蛇的尾巴上，那蛇把他父亲咬了一口。晚上一时也没有办法去找药，拖到第二天亮，连嘴唇都变了色，等到抬到县城区治疗已经迟了，第二天上午就死在医院里。遭受这样的打击，华存洪再也无法读书了。

这两个学生不来上学，也不再交钱和粮，袁老师的薪资和伙食就成了大问题。于是华存松同其他几个学生的家长商量，每家再增加点负担。可是有三四家根本无法承担，这个学校要办下去，实在很艰难。

华存松和华优记除本身应出的钱外，还主动分担了八、九、十三个月的伙食费用，其他的家长都爱莫能助。支撑到八月下旬，又有两家因病交不出钱，最后只好提前结束这年的教学了。

在学校解散的前两天，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八，华优志赶土地圩的时候特意买了点菜，请袁老师和华存松吃饭，算是给袁老师送行，也算是感谢。华优志很感激袁老师，因为他帮自己的孩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用华存松的话就是“俊龙一年的学习比有些学生读两年还要强”。

在吃晚饭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华优志勉强地笑着说：“袁老师，这一年太委屈你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你为我们的子弟呕心沥血，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因为有些家里惨遭不幸，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教书，我感到很对不起你，也怪我们太穷了。如果不穷，我和存松完全可以把他们欠下的部分承担起来，可惜我们也是手长衣短，只好叫你提前解散学校，我们很惭愧。我今天敬你这杯酒，一是感谢你对俊龙的教诲，二是表达我内心的歉意。无论如何，还是请你喝下这一杯。”

“优志兄，不要这样客气，这一年，我受益匪浅，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你们家长给了我力所能及的支持，特别是存松和你，非常关心体贴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杯酒，要说是敬，我受之有愧。首先应当是我敬你，不过这酒又是你的，我只能说让我们一齐喝下这杯酒，不管这酒是苦是甜，都让我们记住这难忘的一刻，来日方长嘛。”袁荣老师讲这话时，声音有点沙哑了。

华存松望了望袁老师，平静地说：“这次喝酒，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想大家平时也不太喝酒，好好喝完就算了，吃点饭，再谈谈别的，要想开一点。我总是想，黑夜总有一个头，困难总是有个底的，世界绝不总是这样子，我们还不算老，孩子们还是初升的太阳，他们应当读点书，将来世界变好了，他们才能有希望。”

袁荣老师说：“再来一杯，为我们今后大家行好运，再干一杯！我想，我们不当总是这样苦，我们的后代更不应该这样苦。说实在的，这一年我过得并不轻松，可也有使我高兴的事。你别看这些小孩子不懂事，他们可聪明了，就拿俊龙来说，才开学几个月，他不仅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也读完了《论语》《孟子》，现在读到《公孙丑》了，不光读了，他还都背得出，难字他也写得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读到他这个样子，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按老规矩，‘十月十六，先生回屋’，他大概可以把《孟子》读完。你说，难道我们不应当为他们高兴吗？”

大家干了这杯酒后，优志说：“再来一杯吧！”

“不喝了，醉了就没意思了。”存松说。

“好，我来给你装饭。”优志起身去为他们装饭。

罗秀英大声说：“你们坐着，我来装。”接着，她替他们三个装好了饭。

吃过饭后，存松问优志：“今年这年就这样过了，明年怎么办？无论如何，小孩子还是要读书的，特别是俊龙，不能耽误啊，不然将来会后悔的。”

“今年差不多是半途而废了，明年就更没有底了。”优志忧郁地说。

“我们能不能发动一些人读书，再请袁荣老师来教呢？”罗秀英小声地问道。

袁荣老师笑着说：“今年是今年，明年是明年，也许明年会好一点。不管怎样，华俊龙这样的孩子应当继续上学。老师嘛，就不一定是我了，过了年，我打算当兵去了，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人什么事也干不成。”

“去当兵？”存松惊讶地问。

“当兵很苦，打日本更苦，无论如何总得打败日本才行呀。早几天，华优鹏给我来信，要我到他们团部去当文书。”

“他现在是团长了吧？”优志问。

“是的，他是黄埔十二期的，他就是太硬太直，不然早当师长了。”袁荣解释道。

“我们还是谈谈孩子们读书的事吧。”存松很想讨论一下孩子读书的事，马上出来扭转谈话的主题。

罗秀英很赞成这个主张，她大声地说：“他当不当团长，与我们没有关系。明年孩子们到哪儿去读书，有没有书读，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华优志抽了一袋水烟，若有所思地说：“这很难说啊！就我来说，我一定要让俊龙读书，这是肯定的，问题是有多少人读书，请谁来教？”

袁荣笑着说：“老师也难请呀！你别小看这些小家伙，他们读得几年书，就会给老师出难题了。”

“不会，至少没读完‘四书五经’之前他们是出不了什么难题的。”华优志很有把握地说。

“不会？学生动动脑筋，问几个为什么，老师保险回答得出来？”袁老师微笑着说。

“这样的学生不多的。”优志肯定地说。

“不多？是不多，只要有一个，就难办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今年教十个学生，都没读完‘四书五经’，连华存良也只读到《诗经》，按理是没有什么难题的。可你家的俊龙才开学不久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叫我一时回答不出。那天他突然问我，老师，对对联有什么规矩吗？我告诉他也没什么规矩，不过平对仄、实对实、虚对虚罢了。你想，我们的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我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谁想他反问，实就不可以对虚吗？书上说雪对风，这个雪是实，这个风是看不见、抓不着的，岂不是实也可对虚了吗？我说风是可以看得见、抓得着的，风一吹过，树叶就会摇动，不是可以看见吗？因此，风也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是实。他又说，那人对鬼，形对影，这个鬼是实还是虚，这个影也是实吗？你们看，这就不好回答了吧，这个鬼，谁也没有看过，这个影子嘛，谁都可以看见，但是实是虚，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好回答呀。最后我只好来横的，说他现在读书还少，等长大了，读的书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哎，俊龙这小子是有点特别。”华存松接过话，用手指头挖了一下耳朵，严肃地说，“他爱问问题，记性也好，会背书，那么悟性怎样？”

“这个小家伙，悟性也不错呢。”袁荣老师回答。

“悟性怎么个不错法？”华优志关切地问。

袁老师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是不错。那天我给华存良出了一副上联，要他对。华存良也是个不错的学生，读了好几年书了，本来应当开笔写文章了，我每隔几天就出些难的对子给他去对，他对对子也蛮有几下。我那天故意要难他一下，就出上联——‘螃蟹，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可把他难住了，他两天也没有

对上来，他就要我对一个下联给他。我对大家说谁都可以对，哪个对上了，这个月十五就不用背书了。我当时是用了一个缓兵之计，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下联。古人说，出对容易，对对难。真要对好下联，还是不容易的。这下可热闹了，好多同学都在那儿想，一起商量，但是一天下来，谁也没有拿下联给我，放晚学的时候，我就让大家回去再想一想。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的下联是——‘蝴蝶，蝴蝶，问你狂舞起何年。’第二天，我问大家想出下联没有，俊龙竟然递上了下联——‘布谷，布谷，催人早种在哪年。’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小子有点灵气。”

“他对得并不工整，而且有点土气。”华优志笑着说。

罗秀英说：“我倒觉得俊龙对得挺好，他的对子我们一听就懂。我觉得你们的诗呀，对呀，就是欺负我们这些不认字的，听起来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只好装聋作哑，哭笑不得。”她说完后，又不禁咯咯大笑起来。

华优志笑着说：“都像你一样，什么书都可以不要读了，你听得懂的就是好的，听不懂的就是讲鬼话了？”

罗秀英笑着说：“我不管你们怎样说，你们讲的写的人家都看不懂听不懂，总不是好事吧？一天到晚，老是子曰诗云的，有什么味道？”

华存松笑了笑，说：“后天袁老师就回去了，有几家的学钱还没有交来，也不能叫老师自己去要呀，我这里还有点钱先垫上，还欠点，优志，你能也垫一些吗？等我讨到他们的学费，我再还给你。本来我可以向他人去借，你呢，是我最相知的人，又好讲话，我就先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没钱就算了。”

华优志对罗秀英说：“我们还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存松叔还欠多少，欠得多就不行了。”罗秀英答道。

“五块银元有吗？”华存松问。

罗秀英马上去房里拿来五块银元，并对存松说：“你要他们尽可能早一点还来，几个孩子的衣都短了，等秋风秋雨一来，天就冷了，孩子们没衣穿是不行的。”

“对了，俊龙三兄弟怎么还没有回来吃饭，走亲戚去了？”袁老师经罗秀英提起孩子，才发现他们还没有回来吃晚饭，就关切地问。

“他们到他大伯父家吃饭去了，今天是我大嫂生日，她外婆家给她做生日，他们就去伯母家吃饭去了。本来我们也要去的，因为要给你送行，感谢你对俊龙的指导，所以就没去。”

袁荣听后，对罗秀英感激地说：“太感谢了，实际上你们可以不必这样。我和优志是老相识，会经常见面的，吃饭喝酒的机会也多着呢。”

“那不同呀，今天我们是感谢老师，平时你们是朋友往来。”罗秀英认真地说。

华存松抽了袋水烟，对袁荣老师说：“怎么样，饭也吃了，钱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该走了。可能还有家长会来学校，我们回去吧。”

华优志没有再挽留，就对罗秀英说：“给他们拿个火把来，送他们一下吧。”

“火把可以拿一个，送就不必了。”袁荣老师推辞道。

袁荣和华存松点起火，向门外走去。

华俊龙第一年上学，就在不该结束的时间结束了。

十九

岭南的十月，虽是初冬，南风一来，还是很暖和的。华俊龙放假回家没有什么事做，外婆传信来，要他们兄弟三个到她那里去玩。他就由姑妈华满玉带着，去外婆家玩了。崇龙和贤龙本来也想去外婆家，罗秀英怕三个孩子回娘家，给娘家带来麻烦，只叫俊龙去了。

外婆家离百宝村只有八里地，一个在山上的山谷中，一个在山腰的一块小平地的丘岗下，中间隔着一个很陡的山坡。山路从远远看去，就好像斜靠山的天梯。

这天，满玉姑妈带着华俊龙下山去。她让俊龙走在前面，在下陡坡时，总是不断提醒俊龙走慢点，别跌倒了。俊龙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不好好听姑妈的话，一会儿在路边捡一个大松球玩，一会儿又跑到山上去摘毛栗。他不规规矩矩地走大路，偏要走路边的草地。

姑妈怕他踩着路上的棘刺，不得不斥责道：“俊龙，老实点，你是一个读书的人了，还像一个野人一样，我要告诉你外婆，用竹枝来抽你的背脊。”

俊龙总是笑嘻嘻地说：“姑姑，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好了。”

外婆家在石凉亭，这是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子背后是长满大松树和枇杷树的山岗，村子中间有一条用碎石铺成的大路，大路两边并排建着几栋房子。外婆家有两栋房子，最南边的那排房子，门朝着东边的是外婆和外公的住房，靠凉亭边的门朝着西的房子是舅舅罗开贵的住房。

半上午的时候，满玉姑姑终于把俊龙送到外婆家。外婆家的前门向东开着，一只大母鸡正带着一群小鸡在地上吃米，外婆却不在家。姑妈先叫俊龙坐下，然后打了一盆水叫俊龙洗脸。

“你可要认真地洗一下，过一会儿外婆看见你同灶王爷一样，会不高兴的。”姑妈笑着吩咐俊龙把脸洗干净。

俊龙认真洗完脸，准备把水倒掉，姑妈笑着说：“叫你洗脸，你就真的只洗一下脸？你看你那手背上还黑乎乎的，快，把手也洗干净。”

俊龙顺从地把手洗干净后，看了一下姑妈，笑着说：“要得了吧？”

姑妈走过来，拿起他的小手看了又看，说：“这回算你洗干净了，以后每次都应当这样才好。”

姑妈顺手从窗前的桌子上拿了剪刀，对俊龙说：“来，你那手指甲也要剪一下。”

她细心地把俊龙的每个指甲都剪干净，然后又吩咐俊龙把脚指甲也剪掉，并郑重地说：“手指甲和脚指甲要经常剪剪，指甲老长老长的，那可不好。”

满玉姑妈放好剪刀，见地上不干净，就拿起扫把，把地扫干净。她知道亲家娘太忙了，家里又养着带小鸡的鸡婆，地是很容易脏的。刚把地扫完，准备把垃圾倒出去，外婆就回来了。

外婆见姑妈为她扫了地，既感激又惭愧，笑着说：“你看，地都麻烦你给我扫，养了一窝小鸡，把一个房子弄得脏死了，真不好意思。”

姑妈笑着说：“亲家娘，快别这样说，你一个人又忙家里，又忙外面，哪里有时间时时刻刻看着房子。养鸡婆带崽呀，你成天守着也没用，它一下就把你的房子弄得脏兮兮的了。”

外婆笑着说：“是这样啊。”然后转过头来，对俊龙说，“你弟弟怎么没有来？”

姑妈代表俊龙答道：“我三嫂说一下来三个小孩子太麻烦了，俊龙大一些，读了一年书也懂点道理了，在你这里也放心一点。”

“其实没关系，多几个人还热闹些。”外婆高兴地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煮饭了。”

姑妈站起来对俊龙说：“俊龙，你要听话，不要调皮给外婆添麻烦。我就走了，过两天我再来接你到我家住几天。”

然后她走到外婆面前，有礼貌地说：“亲家娘，我就回铁坑去了，过两天再来接我侄儿去我那儿住两天。我这侄儿很活泼，总是不安分，对他要管严点，千万不要让他上树下水去玩，这是最要紧的。”

外婆和蔼地说：“吃了中饭再走吧，不要紧的，你出来了，家里的事，他们会安排的。反正这里是离铁坑只有里把路，吃了饭一会儿就到了。你不肯到我这里吃饭，就是嫌弃我了。”

“好了，亲家娘，你这样讲，我可不敢当了。你总是这样诚恳，非要我吃餐饭再走，我不吃也不好呀！”说完两人都笑起来。

外婆走到水缸前准备去淘米，一看，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昨天下午少挑了一点水，缸里只剩下水底了。你坐一会儿，我去挑担水，马上就回来。”

“亲家娘，你在家收拾吧，我去挑水。”姑妈急忙抢过外婆手上的扁担去挑水。

外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她去挑水，便严肃地说：“你来这里就是客人，哪要有客人去挑水的，传出去，人家还不骂我老不死做鬼事吗？这是千万使不得的。”

“哎呀，亲家娘，你这讲的是什么话，我的三嫂是你的女儿，就算我是替我嫂子挑担水吧，哪有女儿不能替父母挑水的，你不准我去挑水，我就马上走了，因为你把我当外人嘛。”

外婆笑着说：“你真会说话，好了，你要挑就去挑，我到菜园里摘点新鲜菜回来。”

待姑妈挑着水桶出门，外婆就提着一个小竹篮到菜园里去了。出门前，外婆笑着对俊龙说：“你不要出去玩，给我看着房子，不要让鸡婆跳到桌上去，这个鸡多事得很呢。”

华满玉挑水回来，马上就动手淘米，然后撬开煤火煮饭，刚把饭锅搬上灶，外婆就回来了，见到她在煮饭，便笑着说：“满玉呀，你真是在飞呢，一会儿就把水

挑回来了。人呀还是年轻好，做什么都麻利，要多快有多快，我现在比过去差远了。”

外婆笑着说：“满玉，来呀，你来拣一下峨眉豆，洗一下葱，我去烧点柴火煮菜，早一点吃过中饭好让你回去，将心比心，你也是一刻都空不得的人。”

“好嘞，反正今天我不吃中饭就不走了，你先煮菜也好。不过不要为我特别劳神，随便弄点吃就算了，千万不要把我当作贵客来看待。哪天你到我家去的时候，我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你老人家。”

“你呀，别给我出难题，我这里比不得你家，也拿不出什么菜来。你想，在农村，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卖，我怕俊龙他们会来，早先留了点干鱼，还有两斤炸米粉肉，再有几个咸鸡蛋，别的菜就没有了。”

“亲家娘，你什么东西都留着招待客人，等外孙来吃，总是卡自己，这样不行呀！你老人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事又那样重，不吃点好的是不行的。俊龙他们还小，将来有好的吃，好的穿，有福享的。你们也苦了一辈子了，不要太节约了。”姑妈诚恳地劝道。

外婆点点头，平静地说：“你说得是正理，不过我也并不卡自己。这个道理嘛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我先煮菜去了，这饭你就关照一下。”说完，外婆就到隔壁的杂房里烧柴火煮菜去了。

等饭煮好后，外婆把干鱼、盐蛋和炸米粉肉也弄好了。外婆请姑妈先吃饭，姑妈却说：“等一会儿吧，亲家爷还没回呢。”

外婆说：“不要等了，他不回来吃中饭，要饭点过了才能回来。”

吃过饭后，姑妈就告辞回家。外婆也没强留，只是说：“再坐一会儿，刚才我不是同你说我们现在也不卡自己，有吃就吃一点，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也不想多和人接触，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吧，我现在很灰心，我总觉得天老爷很不公平。我四岁就父母双亡，伯父抚养我到八岁也一病不起，在姑姑的介绍下，我八岁来到罗氏门中。后来长大了成了家，两口子起早摸黑，节衣省吃，建了两幢房子，抚养儿女

长大成家。我五十多岁了，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孙儿，只有一个孙女，也是三天没有两天好。媳妇今年已经三十七八岁了，养了这个孙女后，就再也没有生过，不知是什么原因，人家讲一宗就信一宗，药也吃过，神也奉过，就是没再生。这是家运不亨，是我命苦。倒是女儿秀英生了三个儿子，都像画眉一样，叫我高兴。听说俊龙放假了，我很想他们，想让他们来住一段时期，外孙也是孙子呀！也是我这条藤出来的血脉呀！你说是不是？”

外婆这样说的时侯，心情非常沉重，语调很忧郁，华满玉安慰她：“生儿生女的事，是谁也做不了主的，我想嫂子也是希望有个孩子的，她也在想办法。你老人家也不好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有什么办法，问天王老子也是空的，只怪我这样命苦，我总觉得这天也不生眼睛，我们夫妇从来不做坏事，也不打坏主意，我儿子开贵也是忠厚一辈子，为什么硬要我们一个孙子都没有呢？这个世道不知是什么世道，为什么总是亏老实人呢？”外婆曹蕙芳有点不平地说道。

华满玉对外婆说：“亲家娘，你也要想开点，好在俊龙他们都好，也是你的亲骨肉嘛，说不定嫂子哪天替你生一个胖孙子也不一定。至于公道嘛，那是讲不清的，常说天昏地暗，现在这个地上这样乱，说不定天也是昏的，所以老实人总是吃亏。”

“是的，天昏地暗，我们凡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朝人的灾难太多了，如果是太平世界就好了，可谁知道天下什么时候才太平呢！”外婆感慨地说。

“亲家娘，有机会再讲了，我要走了，我还有红薯没挖完，是迟插的红薯，一打霜就不好了，几个天南风这样紧，怕一转风，出现霜冻就不好了。你也不要送了，我过两天再来接俊龙。”

“还是我送他去吧。”外婆向姑妈说。

“那怎么行，我来接，路上有塘有坑，俊龙才六七岁。”

尽管姑妈一再劝阻，外婆曹蕙芳还是带着俊龙送满玉姑妈到了村边。直到她的

身影消失在山林中，外婆才同俊龙慢慢地走回来。

二十

外婆曹蕙芳从没有进过学校门，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长期地为生活劳累，使她过早衰老了，微黑的脸色，清瘦的面庞，记载着她艰辛的劳动和风霜的侵袭。晚年还没见到亲生的孙子，更使她的脸上常常浮现着失望的神色。然而她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讲述故事的表达能力，更有颗坦诚的心。

外婆每天在俊龙入睡前总要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这些动听的故事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小外孙的心，有些故事叫俊龙终生难忘。渐渐地，俊龙不听外婆讲故事，就不肯入睡了。

曹蕙芳外婆在俊龙来的第一天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有三个女儿，老大和老二长得漂漂亮亮，老三小的时候从楼上跌了下来，把前额跌破了，后来在前额上就留下了一块大大的伤疤。三个女儿长大后，老大和老二都嫁给了有钱人家的儿子，女婿都很有文化，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老三因为破了相，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当然看不上眼了，最后就嫁给了一个穷人。

“这个财主对有钱有势的女婿自然看得起，对穷女婿就看不起了，认为丢了他的脸面。正月里，女婿们来向财主拜年，老大女婿和老二女婿都坐在上席，吃最好的菜，喝最好的酒，财主和他们有说有笑，住了三四宿，还是使劲地留他们。对老三女婿就总是看不顺眼，有客吃饭的时候，就叫他同长工和丫环一起吃，吃的菜不是骨头就是肥肉，酒嘛，不是很淡的就是带酸味的，吃过一餐就巴不得他赶快走。这个穷女婿知道岳父是嫌自己穷，所以每年拜年，吃餐饭就走，绝不多留一刻，平时根本不去。

“有一年八月十五，刚好这个财主过六十大寿。穷女婿想尽管岳父总是嫌贫爱富，很势利，但他毕竟是长辈，还是同自己的老婆商量，要好好给岳父做个生日。

“八月十五那天一早，老三女婿和女儿就挑了一对大鹅，一对大阉鸡，还挑了九十九斤谷子，去岳父家祝寿。到了财主家里，财主见他们祝寿的礼物还算可以，

第一次对穷女婿露出了笑脸。坐了一会儿，他就吩咐女婿去厨房帮助做事，并吩咐他要把饭菜做得好点，今天客人多，有的客人会送大礼物来，千万不要叫这些贵客有闲话。

“穷女婿二话没说就去到了厨房，做这做那，累得满头大汗。别看这女婿穷，他心灵手巧，每道菜都做得既好看更好吃，来的客人都称赞厨师的手艺高超，纷纷打听是谁主的锅。财主很高兴，说是特意从县城馆子里请来的大师做的。

“财主的大女婿、大女儿和二女婿、二女儿都有说有笑地坐在上席，陪着那些有钱有势的宾客。老三女婿还是像过去一样不能上席，他的三女儿只能和丈夫一道在厨房里吃饭。穷女婿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认为岳父老子是为父不尊。

“吃完饭后，正式给财主拜寿。财主大声对三个女婿说你们给我拜寿，谁的祝福话讲得好，就赏他一百块银元，祝福话说得不好，就没有奖赏。

“老大女婿拜了寿后，大声祝福道，‘祝泰山大人的寿命像长江里的水那样长。’财主听了很高兴，赏了大女婿一百块银元。

“老二女婿拜了寿后，大声祝福道，‘祝泰山大人的寿命像通往京城的大道那样长。’财主听了，也很高兴，赏了二女婿一百块银元。

“老三女婿拜了寿年后，气冲冲地说，‘祝你的寿年像猪鞭一样长。’贵客听了哄堂大笑。财主大声骂三女婿，说他是混账东西，应当给他一个耳光。当然，三女婿没有得到奖赏。

“财主的三女儿大声喊道，‘这不公平，怎么不公平？你想，水长多奔波，太不吉利，路长多差错，鞭长子孙多。你三女婿讲得最好，应当特赏，他们要一百，他要一筐！’她把装钱的竹篮拿起就走，穷女婿跟着老婆大步走出了大门，从此他们再也不回去了。”

外婆讲完这个故事后，对华俊龙说：“你长大后，千万不要像那个财主一样嫌贫爱富。你要晓得，穷人并不一定就是蠢人，有钱的人不一定聪明，有时刚好相反，

穷人倒是很聪明的。你还要晓得，穷人也可能发财，常话说，锈铁也有发光的时候，花红难久留。这世上总是穷人多，发财的人少，一个财主的后面至少跟着十个穷人，穷人造起反来，那可是不好惹的。”

华俊龙听得十分认真，他问：“猪鞭是什么东西呀？”

外婆笑着说：“小傻瓜，不告诉你，你大了就知道了。”

外孙还请外婆再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曹蕙芳说：“今天不讲了，你看月光都照进床边了，快睡吧。”

第二天吃过晚饭，华俊龙就要外婆讲故事。外婆告诉他：“我还有好多事呢，喂猪圈的盆还没有拿出栏外，牛栏里没丢草进去，碗筷也没洗，哪能现在就给你讲故事呀！”

等外婆做完了每天必须要做的事，俊龙也洗过脸洗过脚，外婆这才开始给他讲故事。

外婆定了定神，对俊龙说：“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县。

“清朝快要完了的时候，牛头汾的傅家村有一个富户人家，生了个儿子叫傅老庞，这个傅老庞很聪明，十六岁就中了秀才，还考了全县第一名，他家又很有钱，不到二十一岁，他就当了县里的千总老爷。什么叫千总？就是当管一千兵丁的总领，是和县长老爷差不多大的官。他手下有一千兵丁，很有权势，乡里人都怕他，他就依靠自己有权有势，到处欺负老百姓，哪个家里田好，他就要霸占，名义上是出钱买，等写好卖田契约后，他根本就不给钱或者就只给很少的一点钱。不到几年工夫，他家就有了万多亩良田。他看到人家漂亮的姑娘，就要人家做他的小老婆，二十多岁，他就有四五个小老婆了。附近的老百姓对他是又恨又怕，但又惹不起他。

“离牛头汾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小弯，也有一个同他一起中了秀才的人，叫唐景高，这个唐景高没有傅老庞那样聪明，更没有他家那样富，中了秀才后，因为家里不富，就在乡村教书。他一边教书挣几个钱养家，一边准备考举人，经过几年

努力，他终于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后，由于家里钱不多，还是当不上官，他依旧留在乡村教书，不过不教蒙馆，而是教经馆了。

“这个傅老庞在文才上比不上唐景高，害怕唐景高当上官，因此千方百计压他，贬低他，叫他抬不起头来。唐景高心里很生气，在表面上却不显露出来。他还是埋头教他的书，暗中却把傅老庞为非作恶的事一一记下，收集了很多证据后，他就写成状子，呈送给县长老爷。县长老爷明知都是事实，却说要去调查一下，每次唐景高写去的状子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个县长老爷怕得罪傅老庞，因为傅老庞有千把兵丁，家里良田连片，金银成担，惹翻这个人，他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唐景高的状子当然是白写的。

“傅老庞听说唐景高告过他的状，县长又根本不敢动他，他就更加得意了。他故意传话给唐景高，‘神仙下凡问土地，有人想告我的状，老子不怕你告到天上去，总要来问我这个本县的土地，土地不开口，牛马不敢走，惹得老子发起火来，老子就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唐景高告状无门，因为官官相护，往上告的状子，那些当官的总是一级又一级地往下批，最后还是转到本县的官员手上来。而本县当官的，又同傅老庞一个鼻孔出气。这些县官老爷往往就是一手遮天，结果是告状不成反遭殃。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官匪不分家，神妖是亲家。从来都是这样的。

“唐景高告状不成，眼看傅老庞飞扬跋扈一天天更猖狂，心里很不平，受了窝囊气，十分不甘心，于是就找来本村的人商量决定整傅老庞一下。村里的老人说傅老庞应当千刀万剐，光整一下是不够的，马蜂窝不能戳，只能用火烧干净，整他一下，不要他的命，受伤的老虎最恶，我们就该死了。唐景高觉得乡亲们讲得对，就下决心想要除掉傅老庞。

“一天，傅老庞回到家里过夜，有一个人来向傅老庞报告说白天来了一个戏班子，有一个小旦只有十七八岁，真是天姿国色，问老爷是不是去看一下。傅老庞听了以后满口答应，准备把这个小旦弄到手。傅老庞走出大门向戏台的方向走去，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走出七八个大汉架起他就走，并且蒙住了他的嘴巴和眼睛，

强拉硬拖，把他拖到了一个山庙里捆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有人到傅老庞家告诉他弟弟说他哥哥吃醉了酒，跌成了重伤，要他快去。他弟弟问在什么地方跌伤的，现在什么地方上药。来人只让他快去，到了那里就知道了。

“他弟弟跟着来报信的人到了小庙里，唐景高说，‘你哥过去霸占了人家的闺女，她娘家找他算账，把他抓到了这里，要他赔五百银元，你要是没有银元不要紧，要他写个欠条就行了。你想把你哥哥领回去，你也要打个欠条。’

“唐景高要他弟弟在欠条上写：兹领回家兄傅老庞是实，空口无凭，特立此据。等他弟弟签好名字印上手印，唐景高让他稍等一下，说去同他们商量一下马上放人。过了一会儿，唐景高偷偷告诉他弟弟，让他快走，他们要连他一块杀掉。他弟弟信以为真，飞也似的跑回家去了。

“唐景高吩咐大家马上把傅老庞杀掉，毁尸灭迹，连骨头都放在炼铁炉上化掉，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后来傅老庞的弟弟到县里去告状，说有人杀害了千总老爷。县长老爷找来唐景高，唐景高却说傅千总已经由他弟弟领回去了，现在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县长老爷对傅老庞为害一方的事一清二楚，傅老庞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是心中有数。现在把傅老庞被干掉了，他这个县长就好当了，不觉松了口气。县长老爷告诉傅老庞的弟弟，说他自己写了欠条，证实已把哥哥带回去了，让他哥赶快到县里来议事，耽误了公家的事，那可担当不起。说完，县长老爷就坐着轿子回去了。”

俊龙听到这里，问外婆：“傅家不往上告吗？”

外婆笑着说：“你这个小傻瓜，你还太小了，等你大了就会知道，人在人情在，人死万事休。很多当官的人平时怕他惹不起他，他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而且大快人心，老百姓更是开心，哪个还会替他说话呢，傅家做不起恶了。”

讲完了故事后，外婆对俊龙说：“你应当晓得一个人坏事做多了总是有报应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来到，一切皆报。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多做好事，不要去害人，宁可自己吃点小亏，也不黑良心。要读好书，懂得天地良心，不要读了几句书就用笔去杀人，那还不如不读书的好。”

华俊龙望了望外婆严肃的表情，点了点头，说：“外婆，我不会做坏事的。”

外婆用手抚摸了一下俊龙的头，微笑着说：“还很难说，大了以后才知道，但愿你能这样，就谢天谢天地了。”

第三天，天气更冷了，灰蒙蒙的天空布满了铅色的云雾，大雁一队又一队地往南飞去，曹蕙芳外婆没有到野外去劳动，而是利用这个时机在家里纺棉纱，准备明年天暖时织布。

俊龙又吵着要外婆讲故事，外婆说：“我正做事呢。纺纱是要眼到手到的，一不小心就会不是粗了就是细了，明年织的布就不好了。我们大人一天到晚地讲故事，你们小孩子就没有饭吃了。”

俊龙还是纠缠着说：“你随便讲一个都可以，反正我爱听。”

外婆摇摇头：“不行，那会误事的，一定要吃了晚饭后，等我空的时候再给你讲，别吵了。”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外婆经不住外孙的纠缠，就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木工，带领着五个徒弟在一个大森林里锯木板。开头的一个多月，工作，生活都很正常。

“过了一个月后，一天傍晚，山上走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这姑娘头裹火红色的头巾，戴着绿色的耳环，身着绿色的绸子，下身穿棕色的裤子，脚下是一双绣有小花的布鞋。她满脸桃红花色，面带温和的笑容。

“她对那些年轻的木工徒弟说，‘木工师傅，我家在山坳的那边，今天我和邻居姑娘上山采蘑菇，看到你们在这里锯板子，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吃过晚饭就跑过

来了。我们那里姑娘们很多，就是好后生少，整天都是姑娘们在一起吵吵闹闹，嘻嘻哈哈，快乐是快乐，久了就没有趣味，我想请你们这些木工哥到我们那儿去做客，不知你们肯不肯赏脸，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定拿家里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们。’

“她娇声娇气地说着，不时露出甜美的微笑，偶然还向年轻的木工投送温柔的目光，弄得这些木工师傅的心怦怦地跳着，个个像喝醉酒一样。

“有一个叫赵国宏的木工说道，‘哎呀，讲了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你的高姓大名呢！我姓赵，赵子龙的赵，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是国宏，家里排行老二，我哥哥叫赵国雄，我弟弟叫赵国伟，我妹妹叫赵国英，十六岁，也有你这样高了，不过她没有你漂亮，她嘴下有颗豆大的黑痣。请问姑娘芳名？’

“那姑娘笑着说，‘你把你家里人都介绍给我了，我又不是来做媒人的。不过你很幸福，有那么多兄弟，我妈生下我们姐妹四个，说我们是四个赔钱货，要我们姐妹招郎上门呢。你们想，现在的青年人哪个愿做招郎呀！’

“赵国宏笑着说，‘那也不一定，我就愿意招郎上门。你想，岳父家有房子，有田土，岳母又把儿郎看得比儿子还要亲，又有什么不好呀！’

“他们谈得很投机和起劲。最后，那姑娘说她姓滕，名叫长青，姐姐叫滕长秀，大妹叫滕长芳，小妹叫滕常惠。直到鸡叫半夜，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月亮还没从山后爬出来，滕长青姑娘又来了，又是到了很迟才回去，赵国宏和她认起兄妹来。

“第三天，太阳还没有下山，赵国宏就洗了澡换了身走亲戚才穿的好衣裳，等着他的小妹到来。他把木凳放在工棚门旁，不时用眼睛看着门外的草坪。

“老木工师傅对徒弟们说，‘今天你们都早点去睡，由我和赵国宏陪那个姓滕的姑娘。我看他们谈不谈得好，谈得好，我就替他做媒人，大家讨杯喜酒吃。’

“那天晚上，老木工师傅吩咐徒弟们多找来了些干柴，烧了一炉很旺的柴火，并把两把大铁叉子放在柴火中烧着，还在桌子上摆上了一大盘炒板栗，泡了很好的

红茶。

“月亮慢慢地爬上东边的山头，一阵山风过后，门外传来了一阵幽香，滕长青慢悠悠地来了，还在很远处，她就甜美地笑着说，‘今天我外婆来了，为杀一只鸡，吃饭迟了些，我也就来迟了。’

“她一走进来，就很有礼貌地对老木工说，‘老师傅，你好，我到这里几个晚上都看到你在那儿搓锯子，很迟才休息，真叫我敬佩。你这些徒弟都年轻力壮又和气，和他们在一起，挺有意思的，今天我又来了，你不会烦我吧？’

“老木工笑着说，‘我们欢迎你来还来不及呢，哪里有讨厌你的道理呢。这几天我都没有陪你坐一会儿，今天特意炒了些板栗，准备了清茶，略表我们的心意，欢迎你还有你的姐妹常来做客。我这些徒弟跟着我到深山老林里做苦差事，生活很苦，又很单调，你来这里聊聊天，他们还会好过些。如果你不嫌弃他们，能够结成伴侣，我就可以讨杯喜酒吃了。你说是不是呀？’

“那姑娘听了以后很高兴，于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谈论开了，一直谈到夜深人静。姑娘几次劝老木工去睡，说他老人家年纪大了，又要为徒弟操心，还是早点睡吧。老木工很是感激，觉得她很体贴，于是就先去睡了。

“老木工走进房里，滕长青就笑着对赵国宏说，‘国宏哥，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赵国宏犹豫了一下，说，‘我也累了，想睡觉了，师傅告诉我男女有别，晚上不要乱出门，我就恕不相送了。’

“滕长青顿时生气起来，她马上变青了脸，张开大口，露出长牙，吐着分叉的舌头向赵国宏扑去。赵国宏拔腿就跑，喊着‘妖怪’。

“老木工师傅一跃而起，从火堆中拿起早已烧红的大铁叉子，插进滕长青的嘴巴里，那滕长青变成一阵风消失了。

“第二天，他们在山上的一株大血藤下找到了那两把大铁叉子，那株大血藤的叶子已经蔫了，原来那个姑娘是滕树精变的。”

讲完了这个故事，外婆看着华俊龙惊恐的样子，严肃地说：“你今后要记住，很多妖魔鬼怪都会变成美丽的姑娘来害人，千万不要上当。越是凶恶的妖怪，就越会变成最美丽的姑娘来骗人，很多人就是因为贪色丢掉了性命。”

华俊龙听了外婆的话，很久没有说话。他伏在外婆的膝盖上，侧头仰望着外婆那久经风霜而显得苍老的脸，轻轻地问：“外婆，藤树怎么也会变成精啊？”

外婆用摸了摸俊龙红润的小脸，笑着说：“所有树木花草长久了，就会成精的。”

“人老了会不会成精呀？”华俊龙进一步问道。

外婆想了一下，肯定地答道：“人老了，有的也会成精的。玉皇大帝、观世音、如来佛，都是成精的人。不过，人或精叫神仙，树木花草鱼虫蛇成精那就叫妖怪了。”

“外婆，你和外公也会成精，变成神仙吗？”

外婆轻轻地拍了华俊龙一掌，笑着说：“你这个小宝贝，真拿你没有办法。”